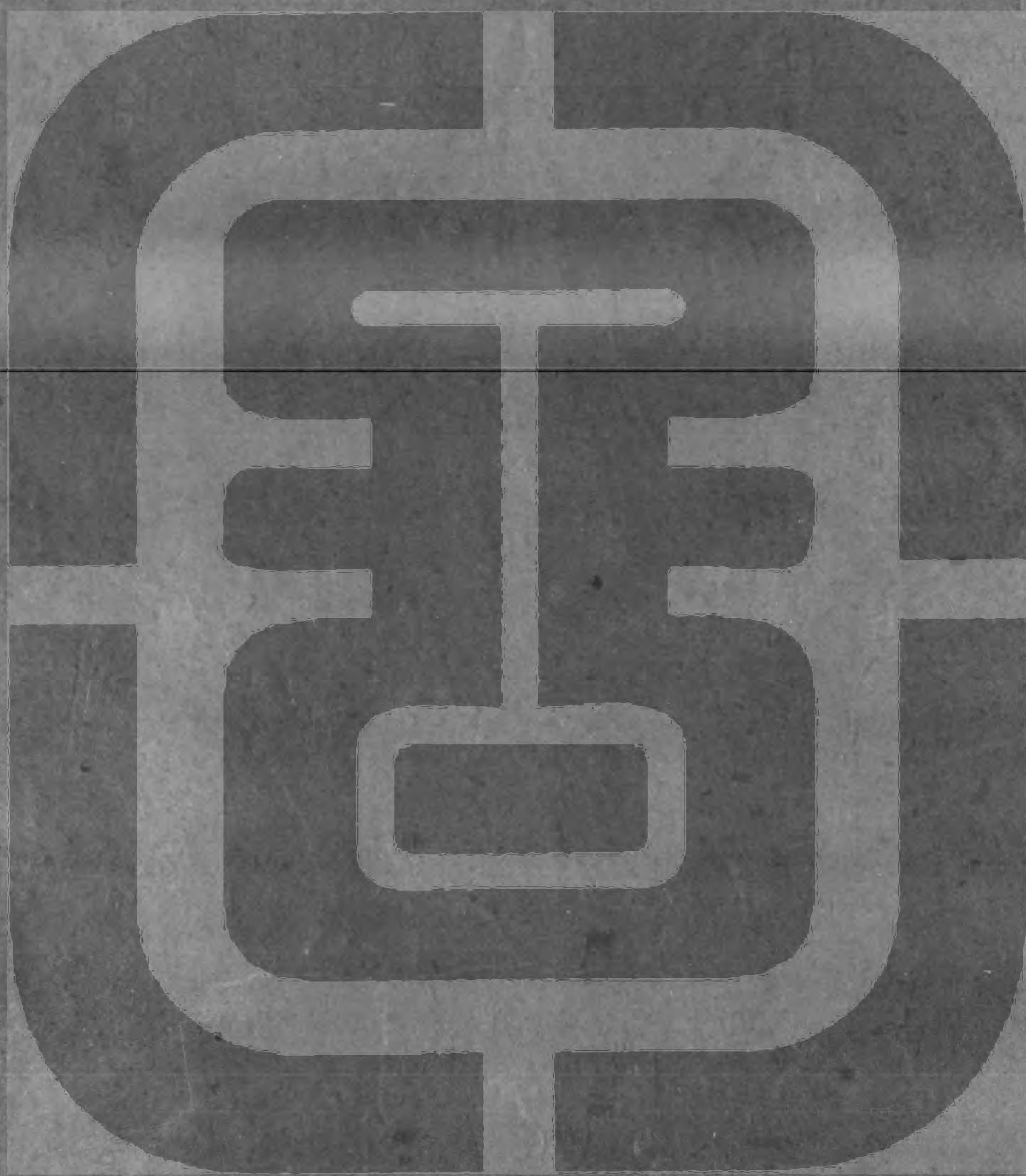


景定建康志仿宋本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二

靖遠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城闕志三

亭軒

忠孝亭在天慶觀西昔為冶城晉卞壺與二子同死

蘇峻之難其墓在焉南唐於此建忠貞亭穿地得斷

碑徐鍇為之識 宋朝慶歷三年葉公清臣取其

父為忠臣子為孝子之言始改曰忠孝元祐八年曾

公肇卽亭為堂繪壺像其中列諸記典而為之記建

炎間堂廢紹興十五年晁公謙之復為亭乾道四年
史公正志與轉運判官韓公元吉益新之取曾公所
為記重刻之石立于亭左嘉定四年留守黃公度改

建堂上為冶城樓天台周洎子及詩云晉鼎範晚姦人窺孰謀國者如兒戲陷甯弗設

延虎豹號闕搏噬嬰者摧羣公奔潰不敢誰卜
公力疾起督師謂事迫矣奚生為以肉餒虎吁
可悲公則死矣二子隨偉哉忠孝萃一時維公
忠義天所資向來謀國如著龜不用吾言至於
斯為社稷死則死之冶城之麓江之湄荒塚突
兀餘豐碑半生讀史長歎欷拜公之墳涕霑頤
死者可作吾誰歸嗟哉江左固多士往往所欠
惟一死元規兒輩何足罪王公偏仄石頭裏氣
息奄奄有如泉下鬼蘇武之節不如是視公胡
不類有泚男子之死一言耳死而不亡公父子

賞心亭在下水門之城上下臨秦淮盡觀覽之勝丁

晉公謂建舊志景定元年亭燬馬公光祖重建

考證李學士家談曰揚州有賞心亭此其始也

○湘山野錄及茗溪漁隱及金陵事迹皆云丁

晉公鎮金陵重建賞心亭其家藏卧雪圖張於

屏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太守雖極愛不敢輒取

後為一太守以凡筆畫蘆鴈易之○祝穆編方

輿勝覽引續志云丁始典金陵陸辭之日

真宗出八幅袁安卧雪圖付丁謂曰卿到金陵

可選一絕景處張此圖謂遂張於賞心亭按乾道舊志及湘山野錄茗溪集金陵記王密學詩序皆言賞心亭卧雪圖出於晉公家藏不言御賜唯晉公圖畫見聞志中以此圖爲

真宗所賜和父蓋本此耳考之宋朝史傳會要記聞等書皆無賜圖之事而僅見於晉公所作圖畫志中或謂晉公既張此圖慮爲好事者取去故設爲御賜之說以保之而卒不能保勝覽始爲圖畫志所誤也未詳孰是姑兩存之

景定庚申四月二十一日龍王廟災風盛燄熾其東正接大軍廣濟諸倉積貯之命也而風燄向之馬公光祖至倉所叩頭祈天風反而西倉廩得全舊賞心亭在龍王廟西正當風反之處不免煨燼公曰倉燬則食難足亭燬易建也亟命工度材重建斯亭選幕屬朱幼學董其事不日而成視舊觀雄偉過之爲金陵第一勝槩

密學王公琪詩云千里秦淮在玉壺汗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故噪西風入坐隅。王荆公安石詩檻折

簷傾野■旁臺城佳氣已消亡難披草莽尋千
 古獨倚青冥望八荒坐覺塵沙昏遠眼忽看風
 雨破驕陽扁舟此日東南興欲望江流萬里長
 ○又霸氣消磨不復存舊朝臺殿只空村孤城
 倚薄青天近細雨侵尋白日昏稍覺野雲成晚
 霽却疑山月是朝暎此時江海無窮興醒客無
 言醉客喧○侍讀張公瑗詩洲圍淮口江形狹
 亭上城頭月色多○王坡公珪詩六朝遺迹此
 空存城壓滄波到海門萬里江山來醉眼九秋
 天地入吟魂于今玉樹悲歌起當日黃旗王氣
 昏人事不同風物在悵然猶得對芳樽○周益
 公必大賞心亭驪會古風晉人誇新亭暇日輒
 高會中間伯仁輩未免楚囚對江山猶古昔人
 物已曖昧東郊今保釐翠華記行在佳麗饜淮
 楚追遊盛冠蓋茲樓貫城雉于邁無小大令威
 雖不歸靈光故無礙烟雲互明滅川郭相映帶
 當年烏衣遊此日思心槩從容值休沐登臨多
 慷慨幽懷忽軒豁細故絕芥蒂已尋詩社盟更

許食期戒佳賓滿坐上好語來天外舟移白鷺
 遠日送飛鳥快方種淵明秫粗免監河貨一醉
 儻可期與君時倒載○高公九萬登賞心亭詩
 江亭如倚釣魚磯面面雲簷勢欲飛西望汀洲
 依白鷺東連巷陌接烏衣六朝更代何人守千
 古興亡事總非客子獨憐風景好倚欄長是欲
 忘歸○曹元寵詩白鷺洲邊蘆葉黃石頭城下
 水茫茫江山不管事興廢今古坐令人感傷六
 代豪華空處所千秋城闕委荒涼空餘眼外無
 窮景助我憑欄到夕陽○米公芾詩晴新山色
 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欄干寒霄低細月○姜
 光彥詩樓外青山刮眼明軒窗當暑更風清地
 分南北開天險江泛東西幾客程四者難并同
 酸笋一之已甚厭戈兵最憐夜夜秦淮月相伴
 依然似友生○北谷羅必元詩勝地分明可賞
 心江山滿目飽登臨洛陽黯淡烟雲遠多少英
 雄淚染襟○潛齋王公堃詩物華盡入錦囊收
 留與江山做話頭桃葉數聲風力晚蘆花萬頃

月波秋非尋鶴相當年盡誰記坡仙舊日遊回首興亡多少事漁舟獨不掛閑愁○後村劉公克莊夢賞心亭詩夢與諸賢會賞心恍然佳日共登臨酒邊多說烏衣事曲裏猶殘玉樹音江木淮山明歷歷孫陵晉廟冷沉沉曉鍾呼覺俱忘却獨記千門柳色深○見說斯亭勝同為此日游賞心那復有愁緒不勝稠江水鳴如恨淮山慘似秋鬢毛將白盡為問若為酬○洪丞相邁云杭漢汝陰之樓黃之臨阜金陵之賞嘉之蛾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阜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滁之瑯邪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揖辛賓夕陽而導初月校奇品勝於登臨為宜○大山蕭山則記賞心亭佳麗地之環觀可賞已如先正言此北望中原憤惕不敢暇逸處可賞耶古今遊宦幾何人目以玩賞口以吟賞而真賞以心者幾希人心天地之託也為天地立心之心也虛用之虛高實用之實高虛母勝實虛而勝撫慨千

數百年之消息興懷四十餘帝之盛衰烟蕪凝愁風濤磯感宮雉相望客心悲未央其心耳事跡東流傷心長春草其心耳騷人賞自高如虛何實而勝莫若王謝高宴飲新亭賞也戮力王室剋復神州實之放情丘壑賞也棋墅指授破賊淮淝實之曠不弛勞清不妨要以虛豁心之壅滯以實發心之精明兩公實高之賞歟虛高者荒實高者強用實心辨實功今大制使資政裕齋馬公之心王謝心也無賞心也何以亭於新一酒不歡甘苦其同一錢不妄調度其供何以亭於增職以定殿最見亭毀於燬而無動心有嫌心日羯胡透渡江上危甚公啓元戎行蒙公先驅祀姑後張循視大江嚴險棘之防進駐上流雄犄角之勢神龍掣淵威虎憑林英稜挫其遐衝洪基屹其磐石馳騫再歲始柙刃而韜弦此一功殊大新北亭賞秦淮洗兵也賞豈虛賞者屏卧雪圖賞之浮獨倚青冥賞之游公之心心

實也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回有思治心去惡
如去草養花如養賢有贊治心想虞雍公督舟
采石而捷聞則義心激愛張魏公勞軍沙上而
虜奔則壯心生充是心之實何賞乎以調玉燭
之明為時和賞以補金甌之缺為國壽賞以鐵
劍利而倡優拙為外禦內修賞非賞之賞此之
謂大賞高哉凡役屬其屬朱幼學凡費不書惟
一非三是牽聯書亭前為張麗華墓一賞賴有
一戒存萬代之永監而前守夷之非是東即張
忠定公所折柳亭謹送迎也西即蘇文忠公
嘗題柱白鷺亭尚典刑也又西橫江館取李太
白人言橫江好之句以名賓如歸也三併新之
是亭事畢出餘力築舒州二十載久復隍之
城以舒隸昇闡故遠且城之而况於近亭皆一
實所成觀之坎有孚維心亨剛中也中畫一陽
蓋象心心剛則實往乃有功公當習坎之出以
剛為實心亨有道矣賞大矣躋亭覽景弄筆而
賞以詩公心憤揚未暇也有大父野亭先生百

詠在景定二年二月朔大山蕭
山則記併書雪坡姚勉書蓋

白鷺亭接賞心亭之西下瞰白鷺洲柱間有東坡留

題景定元年馬公光祖重建詳見賞心亭下

考證李白鳳凰臺詩有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

亭對此洲故名○蘇文忠公軾嘗題其柱王勝

之龍圖守金陵一日而移南郡東坡居士作長

短句以贈之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吊興亡

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駕飛車凌綵霧紅鸞叅乘青鸞馭却訝此洲

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

王荆公安石詩柱上題名

客姓蘇江山清絕冠吳都六花飛舞憑欄處一本天生卧雪圖○斯庵任希夷江水悠悠淮水

流臺城寂寂石城留凄涼白鷺洲頭月會照前朝玉樹秋○王公琪詩白鷺啟西軒棟宇窮爽

瑄千峯若聯環翠色不可解是時天宇曠六幕無纖靄金斗熨秋江素練橫衣帶乾坤清且歛

氣象朝昏改蘆花作雪風飛舞來滄海九霄汀鶴起萬里檣烏快月上三山頭烏沒橫塘外滄

茫洲渚寒銀錯星斗大開樽屏絲竹披襟向蕭籟余生本江湖偃蹇欣所會清興雖自發苦嗜

亦吾累魚龍憑夜濤四面忽滂湃安得犀燈然煌煌發水怪○黃尚書度詩白鷺亭前白鷺飛

定知公子未志機我來猶識難馴意江際翩翩趁落暉○馬公之純詩白鷺亭前白鷺飛山如

屏障水如圍水中獨立鸞窺鏡沙上羣行雪滿磯白日不來爭碧樹有時同往送斜暉江山得

此方成畫撩得遊人不憶歸又和人韻一見斯亭喜可知風來拂拂更清微青山坐處天開畫

白鷺飛時雪滿磯何必搜奇效康樂正應得句似元暉最憐別浦潮生後須有征帆萬點歸○

龍溪劉過詩何人將我此來遊白鷺那知客有愁如子矜持山玉立似予迂闊水盤洲塵襟抖

擻風雲入石刻摩挲歲月流惆悵仙鸞馭遠離離別恨黯難收○羅公愚詩千古城頭白鷺

亭鷺飛長是滿江汀如何覽德輝臺上只有臺存鳳不靈○葉輝次韻白鷺洲邊敞此亭淮山

江水瞰蘆汀鷺飛點點星顏色那侶公山鶴有靈

二水亭在下水門城上下臨秦淮西面大江北與賞

心亭相對歲月寢久舊址僅存乾道五年秋留守史

公正志因修築城壁重建自為記舊志

考證李白鳳凰臺詩二水中分白鷺洲亭名取

此也記云秦淮源出句容溧水兩山自方山合

截其間李太白所謂二水中分白鷺洲是也來

秦淮兩城隅對峙北為賞心亭其南闕焉登城

而望坐挹牛首可憑藉如按淮山一帶沙洲煙

嶼皆不遺豪髮意古必有亭其上者一且父老

謂予曰此承平時二水亭也考於圖志不載嗚

呼六朝以來迨今九百餘年其廢興成敗可勝

言哉今之為城蓋自徐温之改築亭以二水久

不知為何時豈歲月久遠故不傳邪城下二水

混混東流古今固自若也昔羊叔子登峴山顧

其客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勝士登此遠

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

曰公名與此山俱傳若湛輩當如公言耳嗟夫

有志之士慨其名之不與山傳也如此頃者城

壁缺壤才辨瓦礫是亭之名先其傳久矣况於

一時登臨之人哉碑石果可託於峴山為不朽

乎蓋笑叔子之志真區區也予方修築城隅復

建是亭揭以舊名而為之記後有來者覽江山

之勝而讀予之文因悟夫城之與亭廢興成敗

相尋於無窮而人事得喪倏往而忽來思所以

託名於後世者可不慨然有感而為之賦邪乾

道五年十月望日左朝散郎充敷文閣待制知

冶亭在冶城

江康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

守司公事史正志記左朝奉郎新權通判楚州

軍州主管學事賜緋

魚袋杜易書并題額

考證宋義熙十一年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

今即冶城樓所在之處

東冶亭舊志云在城東八里續志云在城東二里汝南灣西臨淮水今此亭在半山旁有瑞麥知稼二亭

考證晉太元中三吳士大夫於汝南灣東南置

亭為餞送之所西臨淮水即當時冶處○謝安

為揚州袁宏為東陽郡祖道於冶亭羣賢畢集

○南史王裕之元嘉六年遷尚書令固辭表求

東還改授侍中及東歸車駕幸東冶餞送○乾

道五年留守史公正志於半山寺前重建記云

史公治效之明年作亭東郊並鍾山之南前臨大遠距城五里所謂僚屬曰厥今驛湊居所使

命賓客畢出於是當六朝時名園甲第瑰壯秀麗之觀山川之形勝占是為多使夫往來者休焉有以寓登臨觀覽俯仰古今感慨愉悅之適斯亦一奇也如將奚名或曰晉東冶有亭在縣東汝南灣桃花園之間三吳冠蓋送餞於此夫亭近是盍以東冶名公命密為之記辭弗聽則進而言曰夫亭整暇為之也故為之無勞而享者易之且國家建置行都逮今數十年自城雉廩庾取士之宮齊民之居室因仍故常或缺弗治而公之承之猶自若也獨如亭何惟其悉繕悉營亡一不備而後及此則後推公之治能整且暇焉者夫亭所以識也雖然豈殫公志哉蓋立館於國以待方國之諸侯列邸於郊以待四夷之客使俾朔南萬里拱極面內以尊京師是以公之志云耳而殫於是哉密聞之也結眊者志在糾紛運甓者心存乎憂勞君子作於小所以寓大嘗試從公夫亭之上東挹方山西眺石城以望大江南瞻牛首之岩堯北顧鍾

山之大且高商形制之謂何論險塞之所如窵
 方來之若為悼已往之弗圖而寓諸遊觀之娛
 斯亦庶幾公之志乎公曰唯遂記之乾道五年
 春三月左文林郎觀察推官馬之純詩舊時只說東
 通判軍府事嚴煥書○馬之純詩舊時只說東
 西冶今日轉為長短亭無奈梅花臨水白可堪
 柳色向人青十分激灑苦難把三疊淒涼誰忍
 聽不道離愁堆滿屋往來車馬放教停○楊虞
 部備詩忍淚相看酒共持一生心事幾人
 知年年折盡東亭柳此別綿綿無盡期
 事珙以四面皆田作亭于旁以知稼名胡公槐
 為書榜并題二詩詩云周公說稼成王師樊遲
 說稼夫子嗤區區農圃焉用
 學艱難之事惟當知江淮制帥周公似取以名
 亭意如此遙知袖有無逸篇準擬歸時獻天子
 歲久扁圻穰夷景定辛酉馬公光祖新之既復

東冶知稼舊扁又增一亭扁曰瑞麥與知稼對

峙是年上元縣惟政鄉麥秀兩歧知縣鍾蜚英

上其瑞聞于朝 上有宣諭曰芝封來 上麥

穗呈祥良由善政之致和式表豐年之嘉兆宜

宣德意仰荅天休亭所以名也

覽輝亭在今保寧寺後鳳凰臺舊基側寺有覽輝亭

碑剝缺不可讀莫詳其人唯歲月可考蓋熙寧三年

夏四月也詳見鳳凰臺

翠微亭在城西五里清涼寺山頂南唐時建 國朝

乾道間亭已不存舊志不載續志云廢紹熙中復建隸淮西總

領所景大亭小淳祐己酉總領陳公綺新而大之石

城登臨最佳處也林和靖逋詩亭在江干寺清涼更

古寺游行子為到清涼看翠微○丹陽胡緝詩

帆穿萬里江心過雲傍六峯山頂來○潛齋王

公塾詩虛亭北眺大江臨江外晴嵐出寸岑景

與齊山俱絕唱量如滄海且頻對地高宇宙雙

眸豁人老風霜兩鬢侵感慨石城勲業舊侃居

夏口嶠居深○建亭記六朝以石頭為重戊府

庫甲兵萃焉至南唐始為離宮此天所以開混

一也然而翠微之景實甲於天下林和靖隱居

西湖得得來游見之賦詠則其稱絕可知矣中

典以來荆總領所亭隸之豈以金穀之冗瑣易

生煩厭非江山之清絕不足陶寫邪又不然則

中間必有文人騷客名輩清流以是人而居是

嘗因暇日相與徜徉其上余舉酒屬伯奇曰是

亭之址居山之顛無所障礙故無非景物夫其

南為方山則秦皇之所以鑿而為瀆以厭東南

天子氣者也其北為環滁則歐陽公之所以與

客邀遊作亭其上而名為醉翁者也其西為三

山則元暉之所登以望京邑太白之所眺以懷

長安者也其東為鍾阜為雞籠則雷次宗周顒

阮孝緒韋渠牟輩之所以隱居求志遜世無悶

者也迺若長江自西亘北銀濤雪瀾洶涌湍疾

煙帆風席杳靄滅沒朝宗于海晝夜不息與夫

遙岑近岫危峰斷嶺如列畫圖如植屏障或雲

靄之出入或煙霞之明晦或晴霽而日月朗或

風雨而雷電暝朝莫四時千變萬態不可名狀

者無非此亭之景也然景大而亭小不可以縱

目而騁懷景四面而亭一面不可覺偃蹇子盍圖

覽坡翁有曰登臨不得要萬象覺偃蹇子盍圖

不乃子九
建康志卷三
七

之伯奇曰諾會其以憂於職而病又以最於職而召夫憂於職而病則所亟者藥裹最於職而問則所趣者行裝其於游眺之所必不暇過而東告曰亭已成矣昔亭一面而今亭四面矣余驚喜冗未能造亟命工繪圖取而觀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凡景之所在亭皆延之亭之所在景皆赴之余之所以舉酒而屬者無一不酬而土木之壯丹麓之工營繕之巧則又其次也夫金陵六朝舊都故其形勢周遭迴環其江山雄偉壯麗非偏州小壘可望萬分一前人登覽之地如賞心如鳳凰如雨華如青溪皆最佳處不獨翠微而已也而大景物每無大棟宇以彈壓之不惟無大棟宇而其小者亦皆將仆焉余雖有志於此而力未暇及今伯奇當財賦正赤病疾未瘳命召將行之際而能鼎新之使三百年之景物一旦軒豁呈露無餘則其丘壑之襟楚楚不凡鞭筭之才綽綽有餘蓋非餘子之所

能及而九余之所甚愧焉者也夫翠微之爲景一絕也伯奇之爲亭二絕也又以鶴山魏公了翁舊扁而揭之入與斯亭斯景俱稱三絕也故書亭爲屋二十四楹落成於庚戌之十一月旦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沿江制置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金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吳淵記

新亭亦曰**中興亭**去城西南十五里近江渚

考證丹陽記曰京師三亭吳舊立先基旣壞隆

安中丹陽尹司馬恢徙創今地世說過江諸人每至暇日輒相邀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顛在

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
淚惟丞相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

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洛陽四山圍伊洛
瀍澗在中建康亦

四山圍秦淮直瀆在中故云風景不殊舉目有
江河之異李白云山似洛陽多許渾云只有青
山似洛中謂此也蔡孝武寧康元年巨温來朝

頓兵新亭召王坦之謝安安發其壁後置人温
為却兵笑語移日○隆安劉牢之自栗洲應巨

元進敗王師於此○楊佺期至石頭聞劉牢之
領北府兵在新亭賊皆失色乃回師屯于蔡洲

崔慧景兵至新亭石頭白下兵皆潰○徐道覆

勸盧循焚舟自新亭步上○宋孝武入討至新
亭修建營壘因卽位王僧達始改為中興亭○

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朝廷集議或欲依
舊遣兵據梁山蕭道成以謂新亭正是賊衝昔

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懲之必輕兵急
下乘我無備請頓兵新亭以當其鋒乃出新亭

治城壘未畢賊遽至道成登西垣使陳顯達等
與賊水戰大破之賊將丁文豪設伏破皂莢橋

軍直至大航復陷東府或傳新亭亦陷道成遣
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
闕道成仍守新亭卒破休範○宋討晉安王子
勛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勞諸軍主携
蒲官賭○梁武帝起義兵進屯江寧東昏使李
居士率兵屯新亭梁擊破之遂次新林○乾道
五年留守史公正忠即故基重建亭自為記
云記
西南去城十二里有岡突然起於丘墟壠晦間
其勢回環險阻意古之為壁壘者或曰此六朝
所謂新亭是也予考之地志信然方六朝時上
流奔衝用兵戰爭無不扼北相拒先據者勝亭

之名始見于東晉至宋王僧達更為中興亭其
後干戈相尋鞠為榛莽不知幾年矣予因送客
過之衰回顧眠愴然有感乃即其地稍南為亭
榜以舊名其制崇高廣袤雖未必及於舊而山
川形勢登覽之勝煥然如新則世之相後累數
百歲未嘗有改也初元帝過江人士暇日相邀
出新亭周顛中坐興嘆謂風景不殊舉目有江
河之異因相與流涕獨王導變色以楚囚對泣
責之且有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之言導可謂有
其志矣當一馬化龍之後導首任相柄非不立
志恢復而元戎屢動不出江圻經畧區區僅全
吳楚以至中更敦峻之叛下陵上辱紀綱不振
導於是時浮沉俯仰終其身自開學校一事畧
不能有所建立平居暇日非清談自命則有短
轅犢車長柄塵尾之譏驗以前日之言徒虛語
耳所謂江左夷吾功烈如是其卑乎蓋人之情
多銳於新而怠於久自古規模之作於新者不
苟則勲業之傳於久者必大天下萬物無不始

於新也新新以為用則精神運動之妙鼓舞天下雖百世作興而不窮不能者日就因循苟且而不知所以振起故自其新者觀之則物無有故而皆可以日新矣中原者東晉故物也南渡之初庶事草創故以江左為新造而亭之名亦因以為新導不能日用其新以酬其素志宴安有以敗之也然則今日新亭之復豈特為將迎游燕之地憑高眺遠動游子之悲而發北客之嘆也哉嘗試與客登亭四望其西定山一帶清曠龍洞綿亘數百里實與長江為唇齒之勢其東牛首方山緣延周匝意斗牛間王氣宛然自若也其南則新林板橋控扼屯守之所歷歷可考其北幙府諸山連接石頭蹲踞如虎想孫權城築之氣尚凜凜如生也南北負隔中原如故要當哭泣於歡笑之際藥石於強壯之時不敢怠於新以圖其故功名之士患無志耳苟有其志又患無其才今天下豪傑輩出安敢厚誣以為無人異時擊

檝渡江掃清中原以日新之志收日新之功使王導一時空言乃驗於百世之下者庶幾是亭有以發之乾道五年月望日左朝散郎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康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史正志記左朝奉郎權通判楚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并題額○曾極詩青山四合遶天津風景依然似洛濱江左于今成樂土新亭垂淚亦無人○南軒張公枻詩風景自今古新亭垂淚亦無人○水去還山圍得失同千慮成虧共一機所思惟謝傅不但勝淮淝又月明淮水空陳迹山繞新亭有故墟暇日更須頻訪古因來為道我何如○誠齋楊公萬里詩六朝豈是乏勳賢為底京師不晏然相壁置人添一笑楚囚對泣後千年鍾山換客長南望江水留人懶北旋強管興亡談不盡枉教吟殺夕陽蟬○楊虞部備詩滿目江山異洛陽北人懷土淚千行不如亡國

中書令歸老新亭是故鄉。留守史公正志詩
龍盤虎踞阻江流。割據由來起仲謀。從此但誇
佳麗地。不知西北有神州。又忽枉王人六轡馳
新亭有酒便同持。坐中不作南冠嘆。江左夷吾
是素期。野亭馬公詩。相對何庸作楚囚。一時
凜凜氣橫秋。定知決意誰能止。何事空言竟亦
休。敢謂扶持非爾力。要須恢復有新亭。見說在
路無人至。空使遺民歎白頭。又新亭見說在山
頭。看見江河袞袞流。何事後人輕變改。不教遺
址且存留。憐他一代稱賢相。說此諸人似楚囚。
若使有人來訪舊。一番人見一番羞。又憶昔
諸賢扶晉室。冠蓋多於此雲集。坐中翻作兒女
悲。世換人非但陳迹。我來正值三月春花。落鳥
啼春寂寂。江河雖異事畧同。風景不殊。今視昔
磨滅英雄得喪多。山重水復無終極。安能鬱鬱
老江左。尅復神州當戮力。未論重見管夷吾。祇
今誰爲楚囚泣。徒倚令人三嘆息。徒倚令人淚
橫臆。狄夷相殘春又春。時乎時乎難再得。○周

師成詩。昔日新亭今則舊。百年名義只如新高。
談坐上無安石。灑淚尊前有伯仁。對面飛來帆
影少。傳音吹過羽書頻。青天重喚當時月。放下
清光照坐人。○北谷羅必元詩。五馬來時集宴
遊江山風景。勿關愁合思。戮力中原語。對泣何
須作楚囚。○劉後村詩。此是晉人遊樂處。當時
風景與今同。不干鐵鑠樓船力。似是蒲葵塵柄
功。幾簇旌旗秋色裏。百年陵闕淚痕中。興亡畢
竟緣何事。專罪清談恐未公。○
景異中州莫笑新亭一段愁。得似祖生真有志。
也會擊楫到中流。○
風景于今尚不殊。三百餘年分王始。江東自有
管夷吾。

金山亭在舊府治今在行宮內

考證蘇魏公頌集中有金陵府舍重建金山亭

考證蘇魏公頌集中有金陵府舍重建金山亭

詩地出城隅闢故臺斬茅刪竹受良材春塘夢
 草成詩後畫棟飛雲式燕開一境山形天際
 望四時風物坐中來府公經構民借樂魚鳥猶
 知喜躍迴又故時臺榭對池心空有名傳擬穴
 金鬻理茅茨脩竹茂經營軒檻綠楊深橋橫斷
 岸虹流彩花滿芳園鳥轉音盛府多歡頻命席
 每容疎外王荆公安石懷府園詩亦云常憶小
 楚窺臨
 金山下路綠荷深處見游儵此亦府園有金山
 之證

練光亭在保寧寺今廢

考證蘇魏公頌有遊保寧寺練光亭詩寺本梁

臨吳建業何人結黃魯直嘗題云練光亭極是

虛亭勝槩壓危堞

登臨勝處然高寒不可久處若於亭北穿土石
 作一幽房置茶鑪設明窻瓦堆殊勝不爾師方
 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作虛窻奧室
 余為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
 密而清明於事稱也

折柳亭在賞心亭下張忠定公詠建為祖餞之所久

廢景定元年馬公光祖重建

風亭在折柳東葉公清臣建蘇州從事張伯玉為記

佳麗亭與風亭相近馬公亮建

此君亭在華藏寺

考證王荆公嘗題華藏寺此君亭詩

誰憐直節生來瘦自

許高才元祐間亦有歌詩
老更剛東政成暇日開燕席選勝共詣金僊宮
軒亭虛敞竹森聳低徊映日清陰重靜坐愛此
君乃知雅尚人情同屏山疊石色蒼翠我疑巨
靈掣斷岷峨峯繁霜摧枯木飛葉穿疏櫳芳延
列時果瓊璨間青紅羊肋細軟蟹螯豐兵廚酒
美琥珀濃灑帶就坐約煩禮幅巾相向聊從容
晤言與心契至樂非絲桐高懷詎比晉七子徒
以散誕相夸雄飲餘寓意對碁局萬事不足縈
心胷人生天地間寧異浮萍相值江湖中偶然
會合復離散東西南北隨飄風須知此會不易
得為公更酬黃金鍾○武陽黃履次韻邂逅相
遇三詩翁適我願兮江之東每乘高興即同賦

不日九

建康志卷三

六

矧值脩竹華嚴宮迫窮收棄勢相遠交我以淡
情何重古來金石論賢達應求本自聲氣同清
晨登此亭亭前羅會峰浮雲開白日金影升珠
櫳高標不逐四時變翠色可奪千葩紅一日無
此君子猷嘯詠已不濃清風颯然至淵明喜動
義人容化龍況是葛陂杖待鳳幸列朝陽桐伶
倫裁嶰谷律呂因雌雄太和尚可格天地煩想
豈特疏心胷下逮漢蔡邕取椽製笛柯亭中與
夫皮為冠兮葉為酒皆自荆揚之貢東南之美
今冒霜停雪拂景雲而縈惠風吾曹對此但欲
適清樂不學渭川之人兮資千畝以敵萬鍾○
福唐王祖道君不見太白之精下人間兮昔人
號爾謫仙翁君不見不為蒼生起兮謝安攜妓
山之東玉堂主人繡衣客邀我載酒金蓮宮小
亭環立千竿竹參天百尺繫陰重岸巾散髮對
此坐一日無君誰我同夜來霜壓北枝重剩見
鐘雲數尺峰玉實幽香儀彩鳳日華轉影篩金
櫳孤幹未甘春雪折青陰不逐秋風紅長隨檜

柏老剛勁不羨桃李爭鮮濃我愛此君有直節
肯學蟠木求先容我愛此君歲寒志長吟霜井
落青桐大夫老松邀我侶三品頑石徒誇雄不
作湘江兒女泣蒼梧雲散愁盈胷夜深明月滿
亭戶此君入我懷袖中故人來兮七賢至開門
滿坐生清風此君此君聽我語藏器於身兮終
奏太廟歌黃鍾○合肥馬昭八座鎮俗光文翁
政間鳴珂曉丁東邀賓尋勝遍郊郭最愛檀欒
森梵宮虛簷新敞小亭峻幽徑靜掩閉門重脩
枝應待丹鳳集勁節只許青松同根蟠南借秦
淮潤影疎北露鍾山峰乃知景淡有真趣何必
花艷羅彫權放懷喜逐開口笑傳盃不覺醜顏
紅談圍浩浩真意得棋戰紛紛嘉興濃人生倏
忽猶逆旅少壯易失今衰容得喪何須論塞馬
周捨寧復驚爨桐道遙齊物慕蒙叟澹泊無生
師大雄英游幸陪諸公後傾蓋夙已披懷習芝
蘭亦既序蒙益切嗟願使協于中佳章每出連
城寶雅調綽有先賢風顧予酬和不量力嗟哉

寸莛撞
巨鍾

水亭有二一在臺城寺卽今法寶寺一在齊南苑中

是陸機故宅乃王處士水亭也今鳳臺山南傍秦淮

是其處李白題金陵王處士水亭詩王子耽元言賢

荒苑池光蕩華軒北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掃
拭青玉簫爲余置金罇醉後欲歸去花枝宿鳥
喧何時復來此更得洗囂煩○林逋詩金井前
朝事林僧問不知綠苔欺破閣白鳥占閑池清
楚會經晉荒涼直到隋南廊一聲磬斜照獨凝
思○杜荀鶴金陵水亭詩云江亭當廢國秋景
倍蕭騷夕照明殘壘塞潮漲古壕就田看鶴
大隔水見僧高無限前朝事醒吟易覺勞

木牛亭在移忠禪院路西亭廢名存圖經不載不詳

所立之始舊志地屬江寧縣七十里處真鄉舊傳有香木浮而上土人迎之以爲亭又號木龍亭

五馬亭地屬金陵鄉去城西二十五里幕府山之側亭今廢

考證晉元帝與彭城王元西陽王羨南頓王宗汝南王宏南渡之所當時讖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謂此亭

征虜亭在石頭塢東晉太元中創

考證世說注丹陽記曰太元中征虜將軍謝安

止此亭因以爲名○南史宋何尚之傳遷吏部郎告休定省送別於冶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此來傾朝相送此是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徐鉉集送謝仲宣員外使北蕃序云征虜亭下南朝送別之場

白下亭驛亭也舊在城東門外舊志

考證李白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云小子別金

陵來時白下亭又留別金陵諸公詩云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又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按此亭在府西○王荆公舊宅在今報寧寺詩有門前秋水可揚舫有意西尋白下亭之句又有東門白下亭摧壁蔓寒葩之句按此亭在府東蓋新舊亭各在一處舊志所指特其新者爾任斯庵詩金鑾殿上脫靴去白下門東索酒嘗一自青山冥漠後何人來道柳花香○馬野亭詩云白下非今白下亭府城西北舊曾城石山四面若環合江水一條如帶橫庾亮憑高臨賊騎安都間道走齊兵地形峻極真如此全勝當時却月營

勞勞亭在城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

考證吳置亭在勞勞山上今顧家寨大路東即

其所○輿地志新亭隴上有望遠亭宋元嘉中

改名臨滄觀又改名勞勞亭李白歌云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

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此日悲風愁白楊我乘素舸同康樂朗詠清川飛夜霜昔聞牛渚

吟五章今來何謝袁家郎苦竹寒聲動秋月獨宿空簾歸夢長又詩云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

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楊虞部詩柳風飛絮撲征袍望遠樓中望眼高幾許江南名利

客灰塵滿面日勞勞○馬野亭詩誰把勞勞目此亭從來於此送人行三盃別酒傾桑落一曲

離歌唱渭城此到伊邊還幾日不知何日是歸程分携更復憑高望滿目青山萬疊橫

客亭在龍灣五里臨大江迎送之所也

杜工部甫詩秋窻猶曙色

落木更高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弃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似轉蓬

清水亭去府城三十里

考證建炎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岳飛敗虜於此

二李亭在溧水縣尉廨舍後

考證李常師字公擇同兄野夫侍其父東作尉

于此嘗讀書是亭宣和七年烏江縣丞朱處攝

尉修亭作記今亭廢而記存移在縣治

記云二李亭者

識其人也初尚書李公擇與兄野夫隨其親尉溧水而讀書於尉廳之後圃後人榜其堂曰二

李蓋以識其人也處少時登是堂有故老能道其事者慮不能記其詳也宣和七年承乏尉事求所謂二李堂者不復見矣有亭巋然出榛莽間旁無牕檻唯四壁立意者堂之壞為亭亭壞而為更宿之所問諸吏果然處以是感之欲新一堂以代者至而不果姑闕牕牖加丹堊榜其上而已竊以謂伐聽訟之棠不若勿伐以存其思去告朔之羊不若勿去以愛其禮一亭之廢興於兩公無加損也而遺迹在焉其可以輕廢之乎尚書公舊嘗讀書於廬山既去而藏書九千卷以遺後之學者山中至今指以為李氏山房藏書之所然則是亭也登之者挾策讀書亦足以想見兩公之風采師道德而論世尚友也若處者何足以識之是年二月朔從事郎和州烏江縣丞權縣尉朱處謹記

甘露亭在上元縣北鍾山鄉去城五里

考證陳太建七年秋閏九月甘露三降樂遊苑
詔於苑內覆舟山上立甘露亭○又按輿地志
宋元嘉中移晉北郊壇出外以其地為北苑遂
更興造樓觀於覆舟山上大設亭館侯景之亂
悉焚毀至陳天嘉一年更加修葺於山上立甘
露亭陳亡並廢

朝陽亭在通判東廳張維建

考證于湖張公孝祥留題云隆興甲申八月當
涂闕守檄建康府通判事張君仲欽維攝焉十

有九日安國置酒餞別且言曰所領州饑民十
萬死生之命懸於仲欽之手仲欽勉之哉安集
流亡左餐右饗以無負 聖天子哀矜之意

仲欽勉之哉梁温其鄭光祖翁子功同會○張

維書留守舍人聞維築亭為題其榜曰朝陽既

去而亭成復為賦詩于湖詩便合朝陽作鳳鳴

路臨雙闕東望仙家接五城日上白門兵氣靜

春歸淮浦早潮平遙憐莫府文書少時下滄浪

自濯纓○維次韻日邊清切以文鳴立對朝陽
欲問程筆落生春變寒谷詩來將喜破愁城簷
前水到乘槎便天際山橫與檻平准
擬公歸道過此小留觴詠集簪纓

羅江亭

考證古今詩話云李煜作羅江亭四面栽紅梅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一半時淮南已歸國

望湖亭在雞籠山上或云南唐立今遺址見存

不受暑亭在今清涼寺後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

考證清涼廣惠禪寺南唐為避暑宮有亭名不

受暑

馬野亭詩驅車曾向暑中來望見塵襟已豁開裊裊羊腸知幾折亭亭鳳翅與俱回渭川沮洳何如此佛國清涼亦快哉久坐不禁清霧濕却須酒力喚春回

郡圃十亭並見府治後

青溪諸亭東自百花洲而入臨水小亭曰放船入門

有四望亭曰天開圖畫環以四亭曰玲瓏池曰玻璃

頃曰金碧堆曰錦繡段其東有橋曰鏡中由此而東

為青溪莊與清如堂相望南自萬柳堤而入為小亭

三曰日曰橋之南舊萬柳亭改曰溪

光山色自橋而北亭臨水曰撐綠其逕前曰添竹後

曰香遠尚友堂之西曰香世界先賢祠之東曰花神

仙清如堂之南淶波橋之西曰眾芳曰愛青其東曰

割青青溪閣之南清風關之北有橋曰望花隨柳其中曰心樂其前曰一川煙月惟割青爲舊餘皆馬公光祖所作也

風亭在折柳東葉公清臣建蘇州從事張伯玉爲記咸淳乙丑馬公光祖有指其故基以告者乃疊石爲岸創堂三間前後軒如之厨舍備屋挾翼其旁繚以花竹亦艤舟勝處

四城門接官亭舊有亭卑陋弗稱咸淳改元之春馬公光祖撤而大之名其東曰迎暉西曰致爽南曰來薰北曰拱極丹雘爛然過者矚目各有文以記始末迎暉亭門拱行都直趨南徐岐八淮淞郡登茅鍾二名山咸此乎出舊名建陽踰數步卽白下

有白下亭負城立規褊制陋無以容車馬今並門度地在外城之中爲亭三間深各二丈二赤闊倍之前爲泊水挾屋七間翼其左關吏舍五間麗其右簷楹敞奐入門者有觀焉

致爽亭出門數里爲龍灣長江駕順而東蜀漢荆廣所畢湊古石頭城在焉舊宜有驛亭扣父老無知者蓋廢久矣咸淳元年三月一日並門鼎創三間深各二丈闊半之前爲泊水三間視亭之深減六尺而闊與之稱左爲關吏舍右爲

二神祠

來薰亭門直溧水溧陽西指當塗上荆蜀古長干道在焉前是有兩亭歲久仆其一今復鼎剏與所存亭儷自南來者咸適所憇

拱極亭門對幕府山踰山絕江瑯琊諸峯隱約在目極目則中原可氣挹也舊無驛亭今剏置三間深各二丈闊倍之敞爲前楹邃爲後序妥神有祠休吏宿兵有舍共爲屋十五間

南軒舊傳在保寧寺方丈今皆指天禧寺方丈旁小室是南軒張宣公讀書處

考證祝穆編方輿勝覽謂張魏公開督府時其子讀書於保寧寺方丈小室號南軒○西山真公德秀建南軒先生祠堂於天禧寺方丈後蓋以此為張宣公讀書南軒之舊址王潛齋塾又

設西山像侑食祠中作亭其旁扁曰仰宣

羅北谷詩

萬松盤嶺勢回環才抱清溪浸碧山
莫道南軒專一壑古今天下共曾顏

川泳軒舊在江東撫幹廨舍

考證丞相益國周文忠公記云唐以節度使鎮諸道其屬皆得辟置雙旌出都門不待設禮案洗刑印固已譏書辭具馬幣而走處士之廬幕下多賢豪易耳本朝謀帥間許辟士今皆命諸朝幸而賢也信可樂也否則相忘於江湖者有矣尚何樂之云故君子以爲難紹興二十六年春內出玉麟符以吏部尚書鄱陽侯張公居守金陵且安撫大江之東一年政平二年教行三年而謠頌興雪溪沈君世德實奉詔從事於莫

府力學而多聞和其外而方其中公前席焉他日謂世德曰負水築室者非子之廨耶是宜闢軒盡臨觀之美於是披簷以爲宇梁空以爲閣俯秦淮之支流面蒼龍之華闕右帶天津東望公堂質而不陋潔而不奢啓扉而夏涼寒向而冬溫春風之朝秋月之夕不必登高騫遠而臨觀之美盡矣旣落成或取韓退之徐泗濠掌書記廳石記之語而榜曰川泳所以志賓主皆賢而後可以樂此也暇日世德與客飲於斯詠於

斯已而歎曰美哉是軒也公之賜而我則居得無愧乎客曰不然昔羊叔子鎮襄漢造峴山者數矣必與從事鄒湛語故此山名著編簡武昌南樓殷浩之徒朝夕登焉向非庾元規一有不淺之興則斯樓殆且泯泯也賓主相資何世無之今公歛經綸之才惠此一道回視羊庾蓋鴈行也而世德雋才懿行顧湛浩輩亦豈溟滓然第之哉吾知今日之川泳後世之南樓峴首也而何愧雖然二府尚有虛席者公且歸矣世德

亦將爲東閣奇士矣後之人開軒而望臨水而歌儵魚出游從容或未知此樂也故吾因名軒之意而道古今難易以告之庶幾循其本乎二十八年十二月朔東里周必大記并書儒林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沈作式立

存愛軒在知錄廳

考證周師成有記

顏伯奇父爲錄事參軍於建康不有其餐錢營小軒聽事

之後以爲便坐摘取明道子程子之話言榜之曰存愛而謂予記之于於伯奇父同官而交又厚乃不辭而言曰一軒方丈而贏名之侈矣焉用記然其名軒之意與義有足記者君子之欲

仕非謂其位之足以榮其身也亦曰有位則可
以濟乎人而已耳位有高卑濟有廣狹濟可必
也濟之廣狹吾安能必之哉蓋有愛物之心斯
有愛物之事不必高位而後可也苟存是心則
隨其力之所及而民受其賜使仕者人人皆存
是心則天下之大將無一夫不受其賜矣惟其
不然故民之得其所者不能什一而免失職者
什九也夫愛物之心一存一否之間而效之相
絕如此則愛其可暫忘耶夫愛者仁之發也善
之端也有人焉體仁而盡此善則其仕也自己
而物皆天理之流行愛自存也非存之也降此
矣雖然特未易也利害輻輳志氣交馳愛物之
念其存者幾苟不兢兢於此則始終舛戾何可
勝算軒之名且記者用此今夫一命之士多矣
豈皆泊然無愛於心愛有公私勢無兩大彼私
其愛者知有己而已而物我之愛卒兩失之於
彼之私愛云者非吾所謂愛也伯奇父既異故

彼矣因軒之名味名之義於愛物之心既存之
又存之一念一慮存之此伯奇所用而欲然
不自足者他日流風所感後來者坐于此而揚
然有省怡然有得則伯奇父之美不孤矣不然
則此軒乃胚胎厲民之所也其何愛之存伯奇
父姑蘇人名椅伯奇父字也遙師考亭於學禁
方張時中其訓甚於親炙之者與人簡易而守
義不可奪如蘭相如之璧不雕飾揣摩以樓大
官之知其所長也嘉定七年正月書
澣日雉山周師成記汴人趙師夏書

籀龍軒在城內西北鐵塔寺王荆公嘗讀書處

偃秀軒在蔣山道中松間

李忠定公綱詩青蔥秀邑

頂蹙風雲疑偃蓋枝鏤兩露若蟠龍四時鬱鬱
寧彫葉千載亭亭不改容却笑宗人主岱嶽佞
秦先得大夫封

大使馬公光祖重修南軒祠在南門外長干寺之東
依山爲祠由寺而入蓋宣公舊讀書所也杜公
杲爲尹時嘗撥田百畝屬有學奉祠祀且設煎
漕使西山真文忠公像于旁春秋仲丁校官率
諸生行舍菜禮亭其上曰仰宣示不忘也然歲
僅兩至平時足跡所不到棟橈簷頽求像設於
煙煤蛛網之中甚非所以崇教化而勵風俗也
咸淳丁卯夏五月鼎新修繕視昔有加大使又
念儒先鳴道之地不可與緇流之室相混殺乃

翦荆榛闢正路作高門俾學士大夫之出入是
塗者知所宗嚮仍屬兩校官朔望一謁祠下置
閤人以司啓閉再撥田四十畝有奇俾葺治無
壞而不負仰宣之意云

臺觀

鳳凰臺在保寧寺後寶祐元年倪總領屋重建

考證宋元嘉十六年秣陵王顓見三異鳥數集
于山狀如孔雀文彩五色音聲諧和衆鳥附翼
而羣集時謂之鳳乃置鳳凰里起臺於山因以
爲名又案宮苑記鳳凰樓在鳳臺山上宋元嘉
中築有鳳凰集以爲名李白宋齊丘皆有詩

詩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
雲俱開昔時有鳳凰鳳凰爲誰來鳳凰去已久
正當今日回明君越義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
所用彈琴醉金罍東風吹山花安可不盡杯六

帝沒幽草深宮冥綠苔置酒勿復道歌鍾但相
 催又詩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
 時花草埋幽徑晉國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
 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
 不見使人愁。宋齊丘詩嗟峨壓洪泉峯岩撐
 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炙不鑿上有布政臺八
 顧皆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
 人赤驥相燭燦畫棟泥金碧石路盤繞坳倒挂
 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棲鸞鷲
 梁間鸞教鷓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
 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
 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盛
 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
 如佳人迴首似調詭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
 夜半鼠勃窣天陰鬼敲柝孤不易立石醜難
 安著自憐啄木鳥去盡終不錯晚風吹梧桐樹
 頭鳴噪噪峩峩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
 事舉首思眇邈吁哉未到此福劣同尺蠖籠鶴

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囊籥
 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
 一畧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取大建炎
 鵬天地為增繫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建炎
 中偽張太師嘗賦詩建炎中金人犯建康以偽
 臺賦詩云六代興亡地千年一瞬間無情是江
 水終日對鍾山烽火連吳越旌旗耀海蠻鳳兮
 今不至百尺古臺閑淳熙中留守范公成大重
 後虜退人多傳之

建更榜曰鳳凰臺開慶元年倪總領屋重建馬

大使光祖作記尚書戶部員外郎倪公以總領

郡其治所也治以簡靜賦平人和故得休其暇
 日考卜惟勝作鳳皇臺舊在郡西南隅保寧
 寺側余嘗剝蘚尋碑訪古訂實而老禪宿衲無
 能道者雖圖經載宋元嘉中因神爵至而臺得

名然寺之淳熙壁記迺謂晉升平已有臺元嘉
時王顓復面臺締樓我朝祥符間又嘗著亭
於斯斯樓斯亭咸曰鳳字星移境換鳳去臺空
於是燕沒於屯煙戍火之場矣今臺蓋唐布政
臺也後世因以存古焉然而風隳雨毀漫漶不
鮮棟撓級夷荒穢弗治騷人勝士顧瞻徊徨率
不得以極其游覽之娛盡登臨之美後觀得無
廢乎公迺凌氛埃登亢爽腐折斯革破缺用完
碧欄螭飛萬瓦鱗次然後幽想逸發神游飄蕭
烟雲徐來風雨在下遙青遠白刻露清高沙鷺
水鳥油浣飛泳龍胥鶴膝俯伏後先而夕陽衰
草之悲夜月寒沙之恨亦紛紛落落研席間矣公
於是舉酒觴客撫飛軒而浩歌白也之詩聲連
林木吳時花艸亦不覺為之出色也客有屬而
和者曰臺峩峩兮山之陽招桂膠兮芳菲彌章
日五色兮雲飛揚兮鳳皇不來翔臺巍巍
兮山之扉膏吾車兮天風歛衣鷺在笳兮烏潛
飛噫鳳皇兮胡不來儀公聞之曰梧桐生矣子

姑醉公錢塘人名屋字泰定開慶元年四月資
政殿學士通奉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行官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
府三郡屯田使金華邵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
實封貳伯戶馬光祖記并書朝奉郎守軍器監
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
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兼江南東路轉運判
官兼提領江淮茶鹽登臨之勝題詠為多曾文
所借紫印應雷篆蓋空餘燕雀來我是鳳凰
蕭聲無復到層臺畫棟空餘燕雀來我是鳳凰
池上客等閑汀鷺莫相猜○李丞相臺上
西風急來遊悟昨非依然龍虎踞不見鳳凰飛
樹密遮殘靄江寒浸落暉中原在何處日斷鴈
來稀○給事劉榘詩鳳臺何亭亭迥與雨華對
憑高一登眺秋事渺無際鷺洲賞心前牛首秦
淮外萬疊雲稼橫百纜風檣會瞻言簿書隙載
酒邀華旆翰林詩百篇生公法三昧皮膚雖不

似妙趣總相懷古睇平蕪可但高李輩憶昔
耿與韓造滕陳大計高光課厥成一語不相戾
江淮今清晏河路尚腥穢蛇豕相噬吞天已厭
戎裔箕歛民弗堪惡稔將自斃憤激聞雞舞慷
慨中流誓尺捶仗皇靈喋血咎其背燕然彼有
石深刻詔來世兵強在食足萬竈餘廩層叶奏
鄴侯功接武文石陛○周邦彥詩危臺飄
盡碧梧花勝地妻涼屬梵家鳳入紫雲招不得
木魚堂殿下飢鴉○朱存詩竹影桐陰滿舊山
鳳凰多載不飛還登臺客有吹簫者爭得和鳴
墮世間○任斯庵詩只為羊車戀靚粧倉皇合
殿燭無光宮中不解嫁鸚鵡臺上安能來鳳凰
○黃侍郎度詩江淮表裏拱神州底事干戈不
肯休試上鳳凰臺上望定山盡處是瓜洲○楊
誠齋萬里詩千年百尺鳳凰臺送盡潮回鳳不
回白鷺北頭江草合烏衣西面杏花開龍蟠虎
踞山川在古往今來鼓角哀只有謫仙留句處
春風掌管拂珠煤載石之詩登臨舒老

眼弔古得淒涼故國自龍虎高臺無鳳凰浮雲
多改變喬木見興亡往事渾休問鍾山又夕陽
○馬野亭詩鳳凰不見祇空臺底事臺存鳳不
來應到緱山還且住定游阿閣不能回江山不
改當時舊賓客何妨盡日陪待作簫聲勾喚處
有時飛舞下雲堆○劉改之詩公子飄然俊有
才此臺翻覺在塵埃江淮浩渺洲渚沒鳳鳥寂
寥鴻鴈來時事不言惟拄笏書生無用且銜盃
生平自厭曾中窄萬里霜天一目開○羅北谷
必元振衣快上鳳臺游極目中原淚欲流慨歎
興亡思太白永言眇邈憶齊丘烏衣已往人干
古白鷺依然月一洲君子坐朝今在治重恢關
洛不須愁○周師成詩元嘉王子宅李太白
重登臨鳴鳳元非昔蟠龍直到今淒涼微子事
寂寞茂洪心望斷長安日懸知屬意深○退庵
吳公淵詩暫因休暇得遨游感慨樽前歲月流
長向此時憂徵塞不知何日樂林丘鳳凰寂寂
空留寺鴻鴈磬磬尚滿洲疇昔謫僊愁絕處我

來登眺更多愁又六朝舊跡作新游王謝千年
風尚流但使時能開晉宋只緣道不本軻丘昏
昏赤縣神州地渺渺白蘋紅蓼洲誰道天分南
北限人分南北至今愁○
說少年遊彈指驚嗟歲月流山似三神浮碧海
城如一年遊彈指驚嗟歲月流山似三神浮碧海
認舊洲但得風寒無罅隙江河舉目不須愁○
深居馮去非詩許大乾坤裏那無一鳳鳴臺欹
紅日晚梧拂翠雲生瑣瑣六朝夢悠悠千古情
寒潮如有恨時打石頭城○
臺寥寞晚雲深故國山河萬里心若使當年真
鳳見不教春燕亦巢林○
鳳凰幾千載鳳凰已去臺空在應多燕雀語畫
梁瞥見蛟龍起滄海二十年會徠遊野田白
鷺涵清秋今夕何夕領賓客飯孟百萬思貌貅
六朝故國金陵道柳外閑愁仗誰掃掀髯一笑
問西風未必江山知我老○
洞春徐棻翁詩
盡臺前賸種桐萬柯搖碧護春風縱無丹鳳重

來此且障長安落日中又臺前煙草接青徐臺
後風花滿殿廡千里莫濤空寂寞醉人春色正
西湖○
金淵吳景伯賦沁園春詞再上高臺訪
謫仙兮仙何所之但石城西踞潮平白鷺浮圖
南峙雲淡烏衣鳳鳥不來長安何處惟有碧梧
三數枝興亡事對江山休說誰是誰非庭花飄
盡臙脂算結綺繁華能幾時問行人重向新亭
揮淚何人重到別墅圍碁笑拍欄干功名未了
寧肯綠蓑尋釣磯深深飲任玉山醉倒明月扶
歸○
郭功父詩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江入
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
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
覓年年芳草向人愁○
王涓卿詩江山還似六
朝時老盡梧桐鳳不知保大空存前殿佛元嘉
已沒舊廊碑幾年何德之衰也曷日覽輝而下
之不見長安豪傑恨諸公忍讀謫仙詩○
鶴山
韓浣谿沙詞瀟灑梧桐幾度秋鳳飛去舊山
山幽風景不殊人物換恨悠悠衰草遠從煙際

合夕陽空趁水西流恰好凭樓便回首怕生愁
○南翁紹康詩不見鳳凰在似曾麋鹿遊六朝
春夢裏千古大江流地屬閑僧管天
知遠客愁拊欄空感慨白鷺起滄洲

越臺舊基在城南江寧尉廨後

考證越范蠡築城長千里此即古越城內所築
臺也詳見越城及諸辨○齊崔慧景寇建業蕭
懿入援頓越城舉火臺上鼓噪相慶

周處臺亦名子隱臺今城東南有故基在鹿苑寺後

考證晉書周處字子隱仕吳為東觀左丞有臺
於此○國朝嘉祐中太守梅公摯嘗為記
府雉東南

有故臺基曰周處圖志亡之都人稱之登而四
望江山表裏與陳跡槩見豁如也按西晉史處
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弱冠前好馳騁不修細行
州曲患之自知為眾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里
人以三害切諷於是射虎斬蛟往見陸雲具以
誠告雲曰古人學道貴朝聞夕死君前途尚可
第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遂退而嚮學有
文言必信行必謹如是暮年州府交辟仕吳為
東觀左丞吳平入洛累遷郡太守率有善狀拜
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貴權卒樹功名沒世
遠耀噫天地至大根一氣陶萬化未始無過陰
陽寒暑小有繆蓋則從而改之卒歸大順而况
於人乎古聖賢本天地之性以修其性亦未嘗
諱過後之人不獨諱之而已抑又從而文之自
底悔吝良可嗟惜維子隱少而不逞長乃自悟
一旦番然去惡即善遂為名世忠賢可不重乎
則中人所稟因物染遷為時註誤德有小眚言
有小疵未甚子隱之害于而鄉又何憚改為哉

子因表是臺新是堂非止卜高明之居包游覽
之勝而與民同樂亦將有激時世云嘉祐年
三月十五日。上石。周師成詩。孝侯遠矣使人
懷安得從之上。此臺幾回一舸。荆溪上苦被風
帆浪漿催。又克巴工夫。鮮矣能孔堂。今繼仲由
登試從臺上看。臺下狂聖中間隔幾層。羅北
谷必元。周處豪雄亦可人。勇於遷善罕前
聞。區區未說除蛟虎。一念中間舜跖分。

九日臺今在蔣廟西南俗呼為松陵岡去城十五里

考證齊武帝永明五年四月立商飈館於孫陵
岡世呼為九日臺。○十道四蕃志云武帝九月
九日宴羣臣孫陵岡即吳大帝蔣陵。○齊書云
高祖以九月九日登商飈館在孫陵岡南縣北

三里一百步。○覽古詩注云縣北三里九月九
日以宴羣臣講武習射應金風之節。○建康宮
闕簿云商飈館在縣北十三里籬門亭後堆上
沈約郊居賦云望商飈
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

雨花臺在城南三里據岡阜最高處俯瞰城闈

考證舊傳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感

天雨賜花故名郭祥正詩云雲公說法時諸天
賜名花。○王荆公詩盤互長干

有絕陁并包佳麗入江亭新霜浦激綿綿靜薄
晚林巒往往青南上欲窮牛渚怪北尋難忘草
堂靈篋輿却走垂楊陌已載寒雲一兩星。○楊
無為詩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淵微貝葉深山譯

曼花半夜飛香清雖透筆藥散不
山謙之丹陽
霑衣舊社白蓮老遠公應望歸

記云江南登覽之地三日甘露曰雨華曰陵敲

○建炎之後臺址僅存後人乃請均慶院舊額

卽此基建寺又壞于火隆興元年留守陳公之

茂重築此臺初一堂名總秀而徒均慶院於臺

之下紹興中侍郎劉公岑新修高座永寧寺記云今號雨華臺則故侯盧給事名襄字贊

元者所命也○蔡宗旦金陵賦云上瑪瑙之絕

徑雨花翼其飛薨石于崗上石似瑪瑙亦名爲

瑪瑙崗○周益公雪中約胡推官登雨花臺詩

歲晚相逢古帝鄉長松百尺傲冰霜青鞋踏遍
江南岸更賦名花似漫郎又傳道詩仙折簡來
破寒雪屋爲君開要將好句誇張籍故放歌謔

吏部才又天女來參彼上人逆知君動雨花心
故令六出續紛下免使荒臺更重臨○馬野亭

詩居士室中天女現生公臺上雨華懸只因妙
語傾人聽非有真花墮我前却似文章稱錦麗

亦如咳唾說珠圓不知誰向
淳祐中吳公淵重
癡人道令望虛空眼欲穿

修寶祐初王公埜又加修飾自書其扁茗溪張

譚仁義只譚空一着參差在箇中臺上續紛花
正雨城邊一陣已西風君王自有君王業何事

區區翻貝葉雨花名臺非識奇要使後人知覆
轍○羅北谷必元蕭帝傾心向佛家謾言天女

墜天花蘆僧一葉橫江去回首梁園日脚斜○
後村劉克莊詩昔日講師何處在高臺猶以雨

華名有時寶向泥尋得一片山無草敢生落日
磬殘鄰寺閉晴天牛上廢陵耕登臨不用深懷

古君看鍾山幾箇爭○退庵吳公淵雨花臺再

用第履齋烏衣園滿江紅韻秋後鍾山蒼翠色

スルノニ
建康志卷之三
三

可供餐食登臨處怨桃舊曲催梅新笛江近蘋
風隨汎落峯高松露和雲滴歎頭童齒豁已成
翁猶爲客老懷抱非疇昔歡意思須尋覓人間
世假饒百歲苦無多日已沒風雲豪志氣祇思
煙水閑踪蹟問何年同老轉溪濱漁釣擲履
齋吳公潛再用前韻瑪瑙崗頭右釀酒左持螯
食懷舊處磨東冶劔弄青溪笛望裏尚嫌山是
障醉中要捲江無滴這一堆心事總成灰蒼波
客歎俯仰成今昔愁易攪歡歎覓正平蕪遠樹
落霞殘日自笑頻招猿鶴怨相期蚤混漁樵跡
把是非得失與榮枯虛空擲○南徐張榘詩莫
說南朝勝槩繁祇今近郭已江村臺荒浪紀曼
花墜事往空餘古意存甌缺正緣輕納景鼎分
誰謂不如孫滔滔千載興亡恨盡付凭欄對月
樽○菊齋劉端之詩六朝宮苑帝王州何事興
衰若置郵可是戰爭收拾後却將歌舞破除休
千門靜鎖梧桐雨萬堞深籠薜荔秋試陟雨華
臺上望夕陽煙水替人愁○盧壽老詩輜車行

曉快新遊更上雨華臺上頭看不厭人渾是景
清無極處奈何秋地完龍虎堂堂立江泊鯨鯢
袞袞流一帶黃山是淮土依然望弗見神州○
天台王准用二吳韻踏遍江南子豈爲解衣推
食謾贏得煙波短棹月樓長笛看劔功名心已
死積薪涕淚今誰滴想中原一望一傷情英雄
客形勢地還如昔談笑裏封侯覓豈有於前代
無於今日龍豹莫藏韜畧手犬羊快掃腥臙跡
看諸公事業卜臬盧何勞擲○王雲煥題沁園
春詞四十君王三百載間興亡一家嘆幕府峯
高生涯社燕烟脂井暗富貴飛花山骨呈羞江
聲帶恨磨盡英雄歲月賒君知否是枋頭灞上
著數全差倚空長劔吁嗟奈爭戰年來似亂麻
但蒼陵古冢白楊啼鳩荒園廢沼青草鳴蛙旗
蓋東南風濤天塹○北興王隙地咸淳元年夏
昔休疑竚望長安路杳夕照愁鷓鴣
五馬公光祖既新烏衣園或謂臺與園相頡頏

亦不可以不治乃併撤而新之高廣視舊加倍
繚以脩垣旁建掖屋又累石數百級以便登陟
作門通衢以嚴啓閉江山觀覽之勝爲金陵第

一矣臺記云兩華臺勝甲江南事詳郡乘余公

江淮吞吐如拱如赴而顧瞻吾臺藩拔級夷反

若欲然有不足當者乃度材更繕不兩月告成

既成率賓佐落之余撫欄作而言曰嗟乎地以

山川勝山川以人勝而人之所以勝者何哉今

吾與二三子登斯臺也仰而觀○行闕矣如趙

元鎮張德遠之所建請猶凜有生氣俯而觀長

江渺如韓蘄國虞雍公戰勝之跡尚可一二數

也予以是而觀之其亦有槩於心否歟向皆如

晉元奕輩把酒清譚脫落世事則雖茂宏新亭

士行石城遺迹之丘墟久矣而况所謂兩華臺

者然則吾與若從容無事相與遊於此也而可

不知其所自耶知其自則當監其所爲矣吾

老矣何能爲惟聞誦北山移說東廬山故事則

躍然有所契金盆石室諒不終寒我盟然前所

謂元鎮諸賢之事其卒付之登臨一槩而已乎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以似以續續古

之人吾敢以是爲二三子勉二三子有不勉者

耶乃相與離席而謝曰敢不勉因筆以爲之記

昔咸淳改元八月望日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

勸農營田使兼江南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

三郡屯田使兼權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捌伯戶馬光祖記并書

朝請郎集英殿修撰汪立信篆蓋

蔡伯喈讀書臺在溧陽縣太虛觀東北舊志

考證吳顧雍傳云邕以內寵惡之慮卒不免乃
亡命江海遠跡吳會積十二年在吳○抱朴子
云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論更
進嫌得異書求其帳中巢得之則伯喈讀書於
此理或有是

郭文舉書臺今天慶觀太一殿卽此臺基也

考證金陵故事郭文字文舉王導築臺於冶城
以處之文舉嘗手探虎鯁導問之文舉曰情由
想生不想卽無人無殺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

梁昭明書臺在蔣山定林寺後山北高峯上

考證梁昭明太子嘗著書於此今遺基尚存

董永讀書堂在溧陽縣西四十里林木茂翳

考證永嘗自鬻以養其親事見孝子傳

望耕臺在今白上村

考證宋文帝嘗登此臺以觀公卿親推之禮宮
苑記云在籍田壇東

日觀臺一名司天臺在臺城內

考證宮苑記臺城直鸞飾門西有日觀臺○祥

符圖經云宋司天臺也

烽火臺在城西石頭城

考證覽古詩注石頭城山最高處吳時舉烽火

於此自建康至西陵五千七百里有警急半日

而達

楊備詩云一帶東流當復闕築臺相望水雲間麗華應不如褒姒幾許狼烟得破顏

○馬野亭詩此到西陵路五千烽臺列置若星連欲知萬騎還千騎只看三烟與兩煙不用赤囊來塞下何須羽檄報軍前如何向日緣褒姒無事蓬蓬火又燃

景陽臺見景陽樓下

拜郊臺見郊廟下

獨足臺在古宮城今不詳其所

考證覽古詩注云陳將亡有一鳥獨足上宮城

臺上以背畫地書云獨足上高臺茂草化為灰

欲知我家處朱門傍水開及國亂遷洛陽賜第

於洛水傍

馬野亭詩無端獨足上高臺以味縱橫作字來茂草為灰猶可解朱門傍

水直難猜宮城後向煙中盡府第還當洛口開洪範五行劉向傳莫言其說盡迂迴○楊虞部詩鳥跡分明在帝臺管絃聲裏輒書來回頭一覺風流夢猶得朱門傍水開

通天臺有二

考證宋書孝武大明七年鍾山通天臺新成飛

建康志卷五
倒散落山澗○建康宮闕簿云通天臺在縣北
一百步舊臺城內

元武觀在元武湖上

考證南史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日
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元武觀在位皆侍
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又曰
元武館宋書文帝本紀云帝臨元武館閱武卽
此觀也

通天觀舊在華林園內宋元嘉中與景陽樓同造舊志

考證金陵故事晉孝武帝講孝經於通天觀僕
射謝安侍座尚書陸納侍講黃門侍郎謝石吏

部侍郎袁宏執經丹楊尹王緄讀句論者榮之
則此觀晉所有也非初於宋舊志殆未攷耳

臨滄觀今城南顧家寨大路東即其所

考證輿地志丹陽郡秣陵新亭隴上有望遠樓
又名勞勞亭宋改為臨滄觀行人送別之所李
白勞勞亭詩序在縣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一
名臨滄觀詩云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
道傍留別金陵崔四侍御詩云初發臨滄觀醉
栖征虜亭南史宋元徽元年桂陽王休範舉兵

白服乘輿自登城南臨滄觀

齊雲觀在古臺城內陳建後廢

考證陳後主令採木湘州擬造正寢至牛渚磯

盡沒既而漁人見棧於海上復起齊雲觀國人

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楊虞部詩上界笙歌

金裙倚欄紅粉如花面不見巫山空暮雲○
野亭詩高高真是與雲齊直到青霄不用梯三
閣連延須在下層城突兀亦居低俯看落雨自
天半平視流星從屋西好是嬾嬌遊翠輦却如

僊子駕
青霓

層城觀亦名穿針樓舊在華林園景雲樓東宋元嘉

中造後廢

考證輿地志云齊武帝七月七日使宮人集層

城觀穿針乞巧因號穿針樓

楊虞部詩秋星如

添乞巧爐萬縷千針同一意眼穿腸斷得知無

○馬野亭詩人世佳期惟七夕星躔至巧是天

孫直從樓上將身乞所欠雲間着手捫聞得鵲

聲云報喜看來蛛網似傳言工夫只是憑心手

此外冥茫不足論

園苑

古華林園在臺城內本吳舊宮苑也世說晉簡文帝

在華林園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條然林水便

有濠濮間趣覺鳥獸禽魚自來相親建康宮闕簿云

宋元嘉中築蔬圃二十二年更脩廣之築天泉池造景

陽樓大壯觀花光殿設射棚又立鳳光殿醴泉堂

宋何尚之傳曰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

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

為勞○龔穎運歷圖曰齊高帝建元二年幸華

林園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子夜

吟王儉誦封禪書帝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

武帝子巴東王子響既誅久之上游華林園

見一猿跳擲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
上思子響嗚咽流涕○梁裴子野華林園賦曰
正殿則光華宏敞重臺則景陽秀出○蔡宗旦
金陵賦云其後則華林之園別宮在焉僊華醴
泉連玉芳香靈曜景陽日觀風光玉壽披香清
暑茅堂樓有穿針鍾有趣粧一柱層城之臺工
巧妙而莫窺朝日明月之樓曲九轉而欲迷築
以壯武之山鑿以天淵之池中立拔禩之堂遶
以流盃之規誇青樓與紫閣恨不純乎瑠璃侈
神僊之彩雕香雜麝而塗之起臨春與結綺竦
神僊之巍巍斲戶牖以沉檀飾珠翠為薄帷並
是華林園殿閣臺榭等名○會極詩羽葆來臨
鼓吹停華林暢飲倒長瓶萬年天子曹騰眼錯
認長星作酒星○馬野亭詩當時園上想歡娛
不見當時見畫圖縹緲神僊來絳闕分明人世
有蓬壺庭花唱斷風生砌蓮蕩歸來月滿湖萬
點華燈星似綴明
朝簪珥得青蕪

古樂遊苑案寰宇記其地在覆舟山南輿地志云在

晉為藥圃義熙中盧循反劉裕築藥園壘以拒循即

此處也宋元嘉中以其地為北苑更造樓觀於覆舟

山後改曰樂遊苑十一年三月禊飲於樂遊苑會者

賦詩顏延之為序孝武大明中造正陽林光殿於內

侯景之亂焚毀略盡范蔚宗應詔詩崇盛歸朝闕虛

堯心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流雲起行蓋晨

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澗滿會深蘭池清夏

氣脩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嶠嶽睇目
有極覽遊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
探己謝丹黻感事懷長林○巨希範侍宴應詔
詩詰旦闐闐開馳道聞鳳吹輕蕙承玉輦細草

籍龍馭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
苻亂新魚戲寔惟北門重匪親孰為寄參差別
念舉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沈休文應詔詩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
秉至德忘己用堯心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
推轂二嶠岨揚旆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
百金戎車出細柳饒席樽上林命師誅後服授
律緩前禽函轅方解帶堯武稍披襟伐罪芒山
曲弔民伊水潯將陪
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古上林苑案宮苑記云雞籠山東歸善寺後又實錄

宋大明三年初築上林苑于元武湖北宮苑記云孝

武立名西苑梁改名上林今其地有古池俗呼為飲

馬塘亦曰飲馬池其西又有望宮臺楊虞部詩秦甸荒涼漢苑深當

時白虎斃千金江南地窄分茅少也學中原有上林

古博望苑在城東七里齊文惠太子所立輔公祐城

是也沈約郊居賦云睇東嶽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

昔儲皇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謝元暉游東田詩云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即此地也今城北七里鍾山下

古婁湖苑齊武帝永明元年望氣者言婁湖有

天子氣帝乃築青溪舊宮作婁湖苑以厭之陳朝更

加宏壯後其地為光宅寺

古江潭苑其地在新林路西去城二十里梁大同初

立案輿地志武帝從新亭鑿渠通新林浦又爲池開
大道立殿宇亦名王遊苑未成而侯景亂蔡宗旦金
陵賦云訪江潭之大苑惟蕭溝之名存注今有溝名
蕭家溝卽此也

別苑一名**西園**晉安帝元興三年春桓元築別苑於
冶城案輿地志其城本吳冶鑄之處因名焉王導疾
作因徙移冶出石頭城西以地名爲西園故晉書成
帝幸司徒府游觀西園卽此處也太元十五年武帝
爲江陵沙門法新於中立寺以冶城爲名至是桓元

盡移僧出居太后寺以寺爲苑在今縣城西

古芳林苑案寰宇記一名**桃花園**本齊高帝舊宅在

古湘官寺前巷近青溪中橋帝卽位修舊宅爲青溪
宮一名芳林園後改爲芳林苑永明五年禊飲於芳林

王融曲水詩序云載懷平浦乃睠芳林蓋謂此也梁

天監初賜南平元襄王爲第益加穿築蕭範爲記言

藩邸之盛莫過於此

馬野亭詩昔日曾爲府署來誰
人都把插桃栽不聞華屋笙簫

響但見芳林錦繡堆幾度劉郎來觀裏半年阮
客住天台如今此地知何在桑柘成陰撥不開

古建興苑梁天監四年立建興苑於秣陵里侯景之

亂裴之高迎致柳仲禮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
興苑其地在今府治西南秦淮南岸

古元圃齊文惠太子性頗奢麗宮內多雕飾精綺過

於王宮開拓元圃與臺城北塹等其樓觀塔宇多聚

奇石妙極山水慮上望見乃傍列脩竹內施高障造

游墻數百間輿地志云丹陽郡建康縣臺城齊文惠

太子治元圃有明月觀婉轉橋徘徊廊

內作淨明精舍又梁書云昭明太子性愛山水

於元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游其中

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

子不答誦左思招隱詩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

音軌慙而止其地

古南苑在瓦官寺東北宋明帝末年張永乞借南苑

帝云且給三百年期滿更請後帝葬於此梁改名建

興苑在秣陵建興里侯景舉兵攻臺城司州刺史等

皆來赴援裴之高營於南苑卽此也楊虞部詩張永

篁紅藕舊林泉人間滿百人應少明帝恩深三

百年○馬野亭詩當時南苑最新奇勝似其他

東復西多少園亭行不到縱橫石徑動成迷香

風十里荷花蕩翠影千行柳樹隄伊被何人曾

古桂林苑陶季直京都記曰建康縣北漢朝爲桂林

苑南朝宮苑記曰桂林苑在落星山之陽吳都賦云

據鈔本補

卷終

數軍實於桂林之苑卽此也屬上元縣慈仁鄉
南唐北苑徐鉉湯悅徐錯有北苑侍宴賦詠序云望
蔣嶠之嶽峯祝爲聖壽泛潮溝之清淺流作恩波其
地在城北

烏衣園在城南二里烏衣巷之東王謝故居一堂扁
曰來燕歲久傾圯咸淳元年五月馬公光祖撤而新
之堂後植桂亭曰綠玉香中梅花彌望堂曰百花頭
上其餘亭館曰更履曰穎立曰長春曰望岑曰挹華
曰更好左右前後位置森列佳花美木芳蔭蔽虧非

復曩時寒煙衰草之陋矣

北谷羅必元詩烏衣池館

魏鈔本補

無處可尋王謝宅落花啼鳥秣陵春○履齋吳公潛滿江紅詞柳帶榆錢又還是清明寒食天一笑滿園羅綺滿城簫笛花樹得晴紅欲染遠山過雨青如滴問江南池館有誰來江南客烏衣巷今猶昔烏衣事今難覓但年年燕子晚煙斜日抖擻一春塵土債淒涼萬古英雄跡且芳樽隨分趁芳時休虛擲○退菴吳公淵和投老未歸太倉粟向教蠶食家山夢秋江漁唱晚峯牛笛別墅流風慙莫繼新亭老淚空成滴笑當年君作主人翁今爲客紫燕泊猶如昔青鬢改難重覓記攜手同遊此處恍如前日且更開懷窮樂事可憐過眼成陳跡把憂邊憂國許多愁權拋擲○履齋又和喚出山來把鷗鷺盟言輕會依舊是江濤如許雨帆煙笛歌斷莫愁檀板緩盃傾白墮瓊酥滴但驚心十六載重來征埃客秋風鬢應非昔夜雨約聊相覓歎主恩未報

無多來日故國千年龍虎勢神州萬里鼙鼙跡
笑謝兒出手便呼盧擣蒲擲○葉潤鶯啼序離
騷困陰夢醒訪臺城舊路問流水東入滄溟還
解流轉西不烏衣夢浪傳故國晴煙苒苒宮墻
樹念唵魂淒斷待隨燕子來去回首十年欄錦
花場趁陰雲賦雨可曾對寶瑟知音高軒為誰
輕駐倚東風愁長笑短水雲深春江日暮伴羈
懷唯有征衫貯寒半縷高情謾賦蕙帶蘭襟蛾
眉古來相妒英雄到江南易老後來誰更風景
傷心淚沾樽俎登山宴水橫江醉酒傾將慷慨
酬形勢付興亾一笑翻歌舞獨醒難繼山公上
馬旌旗動又還驚起鷗鷺危亭恨極落盡寒香
怕道斷腸句有多少行星翠點春淺寒深孕粉
藏香蝶清蜂瘦因孤綵筆芳牋擬待倩取遊絲
繫却離緒旋寫入鳴弦柱曲高調古美人
何在誰比和此幽素○禡岳張杜詞柳梢青燕
里花深鷺汀雲澹客夢江臯日日言歸淮山笑
我塵鎖征袍幾回把酒憑高欄干外魂飛暮濤

瑛鈔本補

只有南園一番
風雨過了櫻桃

古東園在城東東冶亭側面東有堂曰鍾山以其盡

得鍾山之勝名之近東有兩亭相對南曰見墩取其

見謝安舊墩之意北曰草移取北山移文之意乾道

五年與東冶亭並創沈休文宿東園詩陳王鬪雞道

閑余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槿籬疎復密
荆扉新且故樹頂鳴風颺草根積霜露驚磨去
不息征鳥時相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夕
陰帶層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道寧止歲云
暮若蒙西山藥

頽齡儻能度

沈約郊園在鍾山下約憩郊園和約法師詩云郭外

三十畝欲以貿明館繁蔬既綺布密果亦星懸謝朓
有和沈祭酒行園詩 舊志

半山園在今報寧禪院是其地王荆公營居半山園

自古南苑在瓦官寺東
已下至此三葉刻本所
無乃題云卷終不知何
故今据影鈔宋本補入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二終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三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城闕志四

諸倉

廣濟倉有東西倉又有新倉西倉在大軍倉後崇道
橋南東倉在武雄營側新倉在廣濟西倉北乾道四
年留守史公正志以親軍寨及作院地增拓舊基西
偏建爲新倉轉運副使趙公彥端爲記

倉記

上臨御之六年中都之倉廩實乃始建豐
儲倉著粟百萬然議者猶謂宜放古實邊

之意藏之外便時天官貳卿史公正志躬獻納
而彥端揅公府皆與聞之未幾公出鎮建康
端亦將漕江東踵至焉會秋上熟其糴二十幾
呂病農公乃推前議大出庫錢歛而藏之呂均
本末戒先備而廩人病委積之無所也呂告蓋
昔之為倉者三日廣濟曰常平曰大軍縣巨錯
時凡百有餘楹自他郡馬之可謂壯矣惟
帝之別都天江下勁兵良馬在焉歲之經入無慮
數十萬斛漕江而下者舳舻數千里方其流行
盆集雖佛廬賓傳為之充仞而阜棧之共有至
於露積者然古帝王之居也其廩廩之制宜
雄盛闕博後世可考而圖記獨稱吳苑倉在苑
城內於晉為太倉餘無聞焉苑城今都城西偏外
當時運瀆推之於廣濟為近皆距城之西偏外
薄于江中則秦淮注焉轉漕之利古今蓋同之
於是因廣濟之北徹故官治又告于大將從旁
軍營得地凡百有十丈為屋八十有四楹度
受粟五十萬斛高明曠夷深厚固嚴輸者不勞

守者易力然儲材于素市工目直農不去野商
不辟塗斧斤齊和丹堊絢煥故新相臨迥出其
表中役有沈茂舉於江莫之主名取而用之既
巨且良民懷不擾益呂歎異始於乾道四年秋
九月戊辰冬十有二月甲寅乃告成焉公偉人
也其在朝廷嘗為上陳天下大計焉上命坐
反復酬聽率漏下十數刻其輟公之來固不專
於奉法令剗煩劇然適疆場無事而獄訟簿書
之屬又廓廓無足省故得呂其餘力為一方長
久之圖自城池邑屋細大畢舉茲其一也公平
生慷慨不治財及在官則穀然如他之私方
天子曰恭儉先天下乃者郡國呂潦聞者眾既
優其復除又從而賑稟之而太倉之富自若也
公之境人食三鬴亦蠲其入十三蓋君臣之間
呂儉登濟者如此夫道其入十三蓋君臣之間
風者使人職也故并記之呂昭示來者俾知富
顯謨閣權發遣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

趙彥端記左朝奉郎新差權通判楚州軍
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并題額

平止倉在廣濟倉之左嘉定中留守余公嶸建

省劄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余嶸申嶸叨守

陪都因去夏水災之後備知此邦雖名爲繁庶
而民生最艱素無蓋藏日食所須仰給商販米
舟一日不至米價卽倍騰踴纔苦高糴便至流
莩萬一上江歲歉鄰邦過糴則狼狽尤甚欲盡
濟則事力有限欲平糴則蓄積無餘以是數拾
萬之生齒常寄命於泛泛之舟楫而米價低昂

之權又倒持於牙僧之手遇災倉皇坐視太息
偶嶸到任以來節約妄費財計粗裕卽以拾伍
萬緡轉糴他郡隨糴隨糶相續不絕以故商販
通民食粗給於是規劃一倉名曰平止盡以拾
伍萬緡永充此倉糴本其錢米並委常平倉庫
官主掌如有侵移證常平條法施行其倉敖木
石堅好造作精緻下砌以磚復鋪以板外繚以
墻復包以磚風雨不侵蒸濕不入委堪耐久其
糶糴條目具載須知謹具申 朝廷併以須知

冊申繳伏乞 指揮劄下建康府遵守條約證

應常平條法不得妄有侵移仍於交承項目帳

內登載以防歲久漏落窠名實為邦民之幸伏

候指揮右劄付建康府從所申事理施行準此

嘉定拾柒年拾貳月日押平止倉須知本府戶

餘石民無蓋藏全仰客販客舟稀少價即踴貴
抑之則米不來聽之則民艱食常平纔數千斛
府廩又無餘積官既無以持平其權盡出牙僧
向來雖屢行招誘之法而勢或有其所格雖畧有
先備之蓄而數已申朝廷伸縮既不自由緩
急實無以濟是數十萬之民命常稟稟而無所
恃近因水災諸證備見職思其憂盍為之計今
將當職到任以來搏節到錢壹拾伍萬貫撥充

循環糴本更不申作朝廷之數賤則糴貴則

糴隨糴隨糴循無窮權既在我米價自平實

為永久之利今具須知下項一今朔造新倉五

教以平止為名取李悝所謂使民適足賈平則

止之義一平止倉不許本府及諸司占借以開

異時無窮之害事當謀始不可不謹一遇米平

則糴糴價視時高下或置場於本府或收糴於

鄰郡或於客舟輻湊之時一遇米貴即糴糴價

止視元糴之數所有元行收糴船腳般擔之費

明行加上不得過數一糴本錢收附常平庫本

庫官掌之一糴米須擇廉能誠實官吏庶

所糴無侵欺濕惡所糴無夾雜減尅之弊一倉

官不專屬廳分但隨時於職曹官以下選委廉

能誠實之人提督出納或廣濟倉官可委即就
委兼管一平止倉合干人只用廣濟倉人兼充
一城內五廂城外二廂已造魚鱗圖以銀朱土
朱墨字三色標題其委係下戶日糴之家了然
在目恐民居遷移增減不常宜每歲春首編排

一次計口出給歷頭大人日壹升小兒半升既
羅即於各戶歷頭內礙一某日羅訖印子一每
遇糶米於廣濟倉諸廊置場廂官彈壓般脚之
費可省出納之弊易防一五縣並已如式糊造
魚鱗圖或遇諸縣糶價踴貴亦當發米賑糶所
有船腳錢不可於元糶價上再加一措置招誘
客米先從制司給公據付客及牒沿江諸郡
勿與過糶仍劄沿江稅務不得輒收米船力勝
錢及苛留等弊其米船將帶到稅物除將本府
從來收稅則例雷例饒減三分外更與減饒一
分客米官米稀少市資助貴糶之患可以常免一
如遇客米稀少市資助貴糶之患可以常免一
糶願永行之誰忍廢此竊觀古今之事玩視而
不為暫作而輒廢難創始於前容易壞於
後此無他人之心不同所見或異不原其作事之
初意不念其用心之良苦不以國事為一體遂
爾自分町畦姑撫一之良苦不以國事為一體遂
議除中間嘗遣使決去矣未幾復興反過其舊

建康志卷三十三

四

屯田之議自中興後上下講明不知其幾淮西
漕臣亦既經營成緒卒撓廢於寓公其他庶事
不可槩舉未嘗不撫事歎息自願投老世味日
澹豈復有立事取名之心只緣今夏梅霖過多
長江上流同時水災故江之下流騰漲尤甚秦
淮之河又貫城中江潮大信適助其瀾外水既
高內水莫泄遂致公私軍民之居濱於河者悉
遭巨浸踰旬不退一時傾帑錢倒廩粟分遣官
吏奔走家至以賑之而客販不通牙儉乘時邀
利貧民下戶幾至餓殍遂又出常平米減價賑
糶甫及旬餘倉吏以匱告亟議遣官吏就永豐
圩糶米二萬餘斛又倉猝不能遽至是以苦心
勞思勅立此倉然自領郡以來秋苗斛面盡行
蠲除諸邑二稅以十年所催之數取其酌中三
分爲準商稅之額重加裁稅務補虧等錢亦
分在城回稅永與除放徵至稅務補虧等錢亦
與除浮費所積非有錢十五萬緡皆由克己誠
搏節去今此糶本錢除放徵至稅務補虧等錢亦

五百

建康志卷三十三

五

望於後來體國愛民之君子監其此
心有以維持增廣之實闔郡生靈之幸

轉般倉淳熙六年置在上水門外淮水北岸置監官

一員

大軍倉在下水門內北接廣濟倉監官一員

平糶倉隸轉運司嘉定八年真公德秀創之民賴其

惠雖歉歲市無貴糶不六七年糶本化為烏有舊籍

無復存者嘉定十四年岳珂復置未久亦廢淳祐十

二年舒滋復置

嘉定省劄

承議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岳珂申照得本司所管九郡建康留

都民物繁庶絕在下流因船脚道路之遙平時
米價最高於它郡次則徽州陞峴山多田少與
廣德小壘俱在水次不通之地太平寧國山圩
田相半高下既殊或旱或澇難得全熟池州南
康雖通水次素少積貯惟饒信舊來產米卻緣
溪港夏漲則販鬻貪價多輸泄於下流歲事或
稍不登則秋冬水涸縱使有米接濟亦無逆水
可致之理故非於間暇時為之圖度則民食之
慮必軫顧憂珂自祗服暇馳驅濫書下考適緣商
總領到任釐辦軍儲頓段併發淮上綱運并蒙
朝廷指揮對撥米斛一年之間已及四十一萬
八千餘石比之去年以前雖是軍興年分每歲
不過五萬石幾及十倍以此倍費雇發漕計頗
費支吾第珂謹守公勤極力裁節浮冗見今庫
管錢物比珂到任交承之外幸已有增無虧今
珂願以本任內釐積到錢先於本路八州軍撥
糶本椿糶米四萬石內建康係會府勢須椿積
稍多方可接濟既在珂置司去處容珂一面躬

親續行措置增數椿羅別具申聞外八郡各羅
 五千石趁此秋熟委本司主管錢物官逐州通
 判監羅於本處令收貯專一充平羅支用見
 令責領官錢歸各州日下起羅仍委各官每一
 員催促兩郡往來機察米價催羅限在日近羅
 足以後年分每歲九月以趁米出起羅於一兩月
 內羅足至次年二月以後農務東作舊米價長
 二麥未收之際止照元本價直量搭官吏廉費
 每石不許過二百文出糶委本司錢物官拘收
 元本歲收糶如初如此則龍斷之民每歲乘
 時閉糶要利者必可警戢而青黃不接之際各
 郡有五千石之米在市米價自不能長其上等
 糶米本錢並係珂以本任所積自認抱糶候每
 一郡糶足逐郡具所糶錢米實數供申抱糶
 將來替滿即不敢侵動元交割前政漕計錢數
 並行抱認登足亦不敢分毫侵動陳事理特與
 本司錢米之數伏望鈞慈詳珂所陳事理特與
 先次割下本司從申施行仍乞併賜劄下從本

司徧牒逐州軍通判照應遵守椿管出納如州
 郡輒緣它用妄有侵移許本司將當職官具名
 奏劾乞比擅用朝廷椿管法坐罪公吏仍從
 決配貴得民間永久均被實惠又申照得珂自
 申請以後即行分委寧國府南陵縣丞承奉郎
 張琮徽州歙縣丞從政郎王槐饒州判官承直
 郎丘乘寧國府監稅從事郎汪教中等官賚發
 糶本前去逐州軍收糶各五千石節次承諸郡
 申到別赦安頓已將及數又續次委本司幹辦
 公事承直郎李知孝於建康府廣濟倉招糶到
 米一萬石係一頓先任內積糶到一司財計但
 照得上件米雖係珂任內積糶到一司財計但
 本皆入朝廷之物卻恐諸州於春夏之間為見
 係已入朝廷之帳冊須欲申審不敢擅行支糶
 及至冬間粒米狼戾又不敢再以元錢趁時收
 糶上牽掣橫生顧慮非惟發斂不時豪民壟
 斷增價自若民不被惠有耗折遂成無用深切
 不易積盒久之必有耗折遂成無用深切可惜

乞免附 朝廷樁管文冊從本司令項拘權不
 拘糶糶月 日責在逐州知通常要本錢存在於
 春夏之緩急亦可備 朝廷科撥支遣不致有積
 它時實九郡民生莫大之幸伏候指揮右劄付
 指準轉運司從所申事理將今來所糶米五萬
 江東轉運司附帳冊樁管仍徑自行下
 石免州郡照應常切遵守施行此
 所部州郡照應常切遵守施行此
淳祐省劄 所兼江東路轉運判官兼尚書省提
 領分司財用臣舒滋狀奏照對臣猥以非才誤
 恩將漕嘗拜手莊誦國史咸平二年詔諸路轉
 運司申淳化惠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糶饑
 歉則減直以糶懿範昭然以平糶惠民為先而
 奉行朝廷仁政者實漕臣之責竊照參政真
 德秀將漕江東嘗於建康創平糶倉事久尋廢
 自後尚書岳珂撥米一萬石椿留為建康平糶
 之備未幾亦廢近歲尚書陳塏寓治當塗就初

平糶而建康司存之地則猶闕焉且建康為留
 都會府兵民繁庶歲事小歉米價易翔即有
 哺之備臣廉朴自將不預為儲蓄則何以為
 早之備臣廉朴自將不預為儲蓄則何以為
 增無虧外粗有趨剩并屢政積下米斛因前歲
 水滂賑糶價錢今就建康府復置轉運司平糶
 倉撥糶到米一十萬石般運水脚倉敖等費約
 計五百餘萬貫十七界官會內七萬石椿頓建
 康府廣濟倉三萬石積米斛照本司見倉候起
 日令項拘樁所積米斛照本司見倉候起置倉
 春冬兩項拘樁所積米斛照本司見倉候起置倉
 糶卻將價錢於秋成措置收糶增管接續惠民
 如所部州縣或以秋成措置收糶增管接續惠民
 江左一路之民俱被 告則可以推廣賑恤庶幾
 倉敖及合行事件從本司一面措置施行奏聞
 事照得平糶倉近年以來在在之始意未嘗
 不欲惠民多因官吏非人弊倖百出或移易他
 用或妄稱折欠監平人補納反為民害今舒運

使能以趨剩錢糴米置倉此意亦可嘉尙必須
後人相與扶持毋致侵移作弊專責都吏掌管
遇歉歲則發糶秋成則補還立爲經久規模可
也仍月具數目置冊具申朝廷凡遇新舊交
承皆分明登載簿書同交割帳狀申上庶可拘
確免墮前弊合議行下右劄付江東轉運司照
所申及點對內事理疾速咸淳元年七月馬公
措置施行申尙書省準此

光祖判云當使三來開闢昇人愛余余亦愛昇
人公帑所儲毫分不敢妄費思欲爲此邦建一
久遠利益事無如平糴呈撥米價錢差人糴足
十萬石併令創倉敖盛貯續踏逐到舊稻子倉
基地鼎新創造屋四十六間敖一十二座以玉

衡正泰階平陰陽和風雨時十二字爲記專一

椿頓上件米十萬石今開具條畫如后

一照文思院斛造一石斛五斗斛各一十隻斗
及連柄升各二十隻當官較制雕記併造三
色籌共一千五百根發下遇收支畢拘收本
倉不許移用

一於本府三通判中選委一員充提督官凡倉
中管鑰一應事務任責提督所有合差機察
倉官一員專任出納之責請提督官於本府
職曹官中選差能事者充之以才不以序仍
專差都吏充統轄拘確收支專一任責補糴
每年須管數足

一每遇青黃不交市糴驟貴先喚上牙人供具
時直實價卻於時價中減價二分出糴謂如
時價每石二十貫則減作十六貫之類若時
價頓貴又在臨時斟酌痛減

一 出糶必減時價卻恐米數因此銷折今別撥
 十 八界會一十萬貫置解庫一所名曰咸淳
 助 糶庫則例並依本府解庫趁到息錢專充
 補 糶管要糶足十萬石之數若歲久息羨則
 增 數收糶
 一 天時不常豐歉難必設遇歲饑當行賑濟本
 府 自有區處不許將本倉米及助糶庫錢作
 賑 濟支移
 一 此米本以濟艱糶纔遇價貴便當出糶卻不
 可 逆慮補糶之難從而指數今州縣常平米
 亦 多是官司不肯擔負以致陳積腐壞反為
 公 私之累今既不肯有庫息裨助則補糶不難但
 有 一說若遇豐年發糶不盡未免有陳盪灰
 蛙 之患合用以新易陳今著為例如有糶不
 盡 米從本府作軍糧支遣卻於輸納秋苗時
 撥 數就倉交納盤量抵還庶幾此米常新又
 免 般擔勞費
 一 糶在春夏糶在秋冬糶到本錢須是拘椿有

所 今仰提督機察官將糶到錢即日拘工寄
 收 常平庫令置簿籍必糶米方支如有分文
 移 易並依常平法
 一 出糶照本府甲牌戶口三日一次每大口五
 升 小口三升憑由交錢給米其有經紀小民
 於 當糶日分奏錢不上或出外他幹未曾收
 糶 者許於後次一併補糶不許邀阻
 一 甲牌戶或有遷移或口數增減或貧富升降
 請 提督官行下各廂每季從實鈔具結罪保
 明 仍不時覈實如有欺弊廂官對移廂吏重
 斷 仍許人陳許
 一 出糶合分場分以防壅併城內分六場城外
 分 四場各就寺觀廟宇寬閑去處東廊交錢
 一 西廊糶米庶免壅併之患
 一 出糶每場委監官一員吏人庫子斗子各一
 名 十場分作兩日每日各支點心錢監官一
 貫 轎番等人共二貫吏人庫子斗子各六百
 文 十八界

一置場糶米撥斛拔手等人寧無糜費若官司
不與區處則必漁取於客販之人所合照苗
倉官拘錢例斟酌裁減除倉官免支外每石
計支糜費六十文十八界但苗倉則取之於
納戶本倉卻不當取之於糶戶今從助糶庫
息錢內每年照所糶客米數稟支此只是防
其漁取糶戶耳若本府自於諸司回糶卻不
當支專知一十文攢司貼司共六文斗眾二
十文脚夫等一十文門司二文門子一文請
匙匣一文
一在倉之米以新易陳固無十分耗折但米之
蛀腐多在經梅之際卻是四月以後糶不盡
之米直待新穀登場方可換易此時則不能
無些少耗折創立之始若不曲盡其慮卻恐
向後日積月累耗折必多其流弊必至於入
則取贏斛面出則減尅斛面以補不足豈不
有失初意今立爲定式凡糶到之米自次年
四月以後未曾支糶者每石與豁耗折一升

一前項雜支並於解
庫趁到息錢支給

平糶倉落成設醮

詞聚粟積倉懼民饑之由

已獻花酌水冀天聽之鑒衷蠲潔落成屏營望
賜伏念臣某久司漢鑰稔察昇吐末作成風於
服田乎何有窮閭拊哺惟艱食之是憂力樽公
餘勑儲乎糶粒粒皆知於辛苦家家期遂於飽
溫必求實惠之旁周更賴後人之增廣念吏有
時而代去熟守成規惟心與帝以相通庶幾永
保願鑒老臣之經始曲綏民命以圖終億秭旣
豐千燈相續崇墉栗栗將百載以常存多黍陳
陳無一夫之不獲○**門牌詩**人人飽喫昇州飯
世世常存老守心○**記云**我朝本仁立國置常
平倉與義倉並蓋以取民者還以予民作法良
矣歲久蠹於支移隱謾吏持空鑰相授受部使
者一詰治之株連不辜而銖粒弗可得易地通
患幾以養人者害人矣天時不齊豐儉迭異趙
清獻富文忠寂寂笑人地時有遇荒而莫之

救以死間有為平糶者視饑由己豐而入儉而
 出較元直無取贏或可助常平義倉之不及庚
 寅辛卯余令干越年饑勸分不遺餘力僅活疲
 羸既又諭大家貲助做平糶備先具凡得我
 之同然者梓應響富為斛四千計公家之積與
 大家所益略相半余嘗諭于西山真公公喜為
 記顛末會余去弗繼而直幸存後一二紀間遇
 水災邑人籍以摺運寶祐初余守當塗儲粟二
 萬亦盡吾心焉耳矣陪京生齒甲江左歲一告
 侵燥瓢乞食恤恤莫之適饑商饗僧籛箕權以
 乘其急而糶價翔不能過見大夫瞪視莫敢
 下禁切之令幾若負牧芻之寄者余心憮焉載
 稽往牒名存實歎舊平糶所儲纔三萬昇數百
 萬家脫值緩急杯水救與薪之燎憂憂乎何以
 制其昂而抑其踴也廼縮沉節浮糶七萬斛通
 舊積合為一十萬度地建屋以廩以糶歲取息
 淳平糶倉又輟芝楮二十萬立助糶庫歲取息
 以補其價之折閱官吏斗級簿書糶費給各有

式然余志不於是畫也增益相因至去乃止告
 成之日揭虔籲天願俾勿壞於虘天地生物之
 德昇人有緣余愛其民均是心耳余雖不敏獨
 於昇而耄及之行且乞身去所以為此邦計者
 老至而心在天事莫難於經始亦莫難於繼成
 惟是心在天下事莫難於經始亦莫難於繼成
 其嗣今與我同志者庶維持於不壞不減而後
 可昔後村劉公嘗創平糶于浦城西山記之曰
 必秉彘盡亡而後此倉可廢噫此心法也側隱
 之心人皆有之心相印得無望於後之人後
 村書倉門兩扉曰且與吾民留飯於後無來者
 續心燈余於是倉亦云咸淳二年正月十五日
 記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
 兼知建安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兼江
 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田行宮留守
 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金華郡
 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捌伯戶馬光
 祖撰并書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

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借紫趙孟頫篆蓋
 王積翁賦稷思堂頌皇帝即位之明年改元咸
 淳下詔藩侯以下為朕培植根本大使同知
 馬公治昇尤於根本注意築廩儲粟揭之曰咸
 淳平糶倉揚休命也扁治事之廳曰稷思堂示
 不忘民也三公握麟符裏忱秉忠藏感思報自
 味爽至中昃涖事無懈容公之思深矣夫思者
 天理之所存民胞物與之體驗也稷思天下之
 饑猶己饑之稷何為汲汲哉解於其思天理流
 行有不吝不然而者公慨思陪都生齒益蕃忽歲
 侵即艱糶廼縮浮費博米十萬石作室廩峙揀
 吉告成青紅濕新攀星納月公之思其少遂矣
 乎汝別駕治其凡汝郡功曹司其出納以才不
 以序約法歛散侵移有罰公之思其周悉矣乎
 古者春放秋歛有旅師焉恤民難厄有遣人焉
 辦谷待用有廩人焉藏餘待頒有倉人焉周公
 之制度可謂詳矣孟子曰周公之思兼三王其有
 不合者仰而思之其入周公之思人矣南軒謂

惟孟子此篇能發明周公之心然則后稷奏艱
 食稷之思也周公制委積周公之思也公之置
 平糶公之思也嗟夫稷以民饑而思民公以思
 民而思稷所思以名斯堂不亦宜乎門生王積

翁採諸民風為之頌曰

厥初生民維汝后稷思天下饑教民播穡其思

伊何心起經綸阻饑由已痒病切身農事開國

周重歛散迄用康年魚麗晏粲平糶蕃魏曰惟

爾惺壽昌之規漢人便之我宋義倉徧于天

下平準之法創于淳化熙豐柄臣過思變更元

祐反思蒼生以寧雀鼠遜肥塵沙積厲豈不爾

思公私交累陪京故國翠華大都聚廬寔繁孰

懷永圖北平鉅公三尹東土區脫既清綢繆牖

戶乃積乃倉立粟埋梁不負爾腹以永蓋藏堂

日稷思維公初意我思民饑心焉不置心心相

續如佛傳燈刻弊益匱以莫不增后稷云遠萬

年胥契今之視稷後猶今視嘉祐廣惠五夫社

倉前思魏公後思紫陽公將告歸帝曰未老天

相者俊過中書考惟仁必壽惟後記云余之金陵
 德永年昇人歌之作此頌焉倉積米十萬斛夏糶冬
 也欲為邦人創平糶一倉積米十萬斛夏糶冬
 糶以濟乏食自咸淳乙丑秋七月至丙寅春正
 月共得七萬石事力僅僅弗克繼則以前師王
 公塋所蓄三萬斛足成之且識之曰儻未即去
 不以是畫今自二月以迄八月再糶三萬合為
 十萬而王公舊積不與焉蓋其初已申朝廷
 椿管不欲混此數也夫出糶之價微損固足以
 見惠養之心收糶之價不常則不可無變通之
 法此助糶庫所由設也庫始為本芝椿二十萬
 今陸續增至八十五萬雖然猶未也緝累充
 歲衍月益俾所入常有加於今日則此庫不
 無助母已則糶價但可畧減不可用今日之例
 減之太驟以致後日難補若夫輟有餘以助不
 足使十萬斛之數永永無墜不無望於後之人
 是歲重陽日 **三記云** 平糶倉之設自咸淳乙丑
 馬光祖謹書 七月至丙寅正月得米七

萬石又自二月至六月再得三萬石合為十萬
 石余嘗記其畧矣丁卯冬糶二萬衍而為十二
 萬戊辰春再糶三萬總而為十五萬如雞哺雛
 勺積餽累所以及此數者偶值歲稔司造實嘉
 相之然為是倉深長之慮有二焉其一餘米不
 可久頓當以新易陳庶米色常新而民被實惠
 其二糶之價常損糶之價常多恐異時措置糶
 本之艱有折閱合額之患於是先創助糶一庫
 為本百萬收息補糶又懼其所入之微也則再
 創西庫以佐之合兩庫為本二百萬然余志猶
 未愜也輟郡帑之有餘助兩庫之不足俾是倉
 是庫相為無窮則余雖去猶不去也咸淳戊辰
 夏五月上澣
 光祖書

制置司倉附本府廣濟倉內又有小倉三所曰東倉

曰西倉曰中倉並在南門裏沙窩一帶

古苑倉吳大帝赤烏三年使御史郗儼鑿城西南自

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

按實錄宮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

運於倉所時人亦呼曰苑倉瀆

咸和中修苑城惟倉不毀故名

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全宮城之西北

古太倉晉咸和中蘇峻反王師連敗績時太倉惟有

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太倉在苑城內亦曰苑倉

乾道

中趙公彥端廣濟新倉記云圖記獨稱吳苑倉在苑城內於晉為太倉餘無聞焉此蓋未考也

古龍首倉按隋食貨志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

也臺城內倉常平倉東宮倉所貯不過五十萬

古東倉唐六典云東晉有東倉石頭倉

古石頭倉在石頭城內吳置晉曰常平倉南朝因之

唐武后徙縣倉以實石頭神龍二年移倉於冶城晉史

庚翼傳云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石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咸和二年蘇峻逼遷天子于石頭以倉屋為宮梁侯景破臺城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石七八萬錢人相食通典云晉曰常平倉自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不糴糶陳因之古跡編云唐武后光宅中徐敬業舉兵使其徒崔洪渡江修石頭城以拒守敬業平置為鎮仍徙縣倉以實之神龍二年廢鎮即移倉於冶城何遜石頭城詩曰萬雉極衿帶億庾兼量出蓋謂此也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增創轉般倉轉般置倉昉於淳熙為屋不多歲久損敝景定壬戌制司及本府

共創修三十座敖屋

制司修一十五座止是因舊修整用工不多其

敖眼以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餘成歲金生麗為號應副盛貯 朝廷所撥米斛自景定三年

六月十六日興工至當年八月二十八日畢工共費錢四萬五千三百三十五貫有奇

本府創修一十五座其鼎新創蓋一十一座敖

眼以天地元黃宇宙洪日月盈昃為號增修舊來四座敖眼以辰宿列張為號自景定三年十

月十六日興工至次年五月十三日畢除
朝廷科降一十五萬貫米三百石外本府實增
用三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緡米九百二十石有奇

重修府倉

景定四年鼎新修創八月初四日興工至

五年正月初八日畢敖屋計二十四座以天地
元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劔號巨闕珠稱夜光
果珍李柰爲號總費錢一十五萬七千四百七
十餘緡米一百一十二石有奇

大使馬公光祖咸淳二年四月內重修建康府城下
倉更名**廣儲**糜錢十八界四萬四千有奇米二
百六十石有奇

創制司倉

制司米舊附廣儲倉咸淳元年四月內卽

廣儲倉側隙地令蓋制司倉爲敖四前後屋共
三十一間糜錢三萬九千九百餘貫十八界

諸庫

聖節從物庫在府治西廊

節儀庫在玉麟堂東廊

椿積庫凡四所一在府治一在府治之南劉公琪建

一在府治東陳公俊卿建一在府治東南錢公良建

都錢庫在府僉廳之北常平庫軍資庫節制庫修造

庫節用庫經總制庫公使庫皆附焉

禮尚庫在府治西廳馬公光祖立家之巽為記開慶元年

夏四月建康府創禮尚庫何以書始也初府號陪京地大物夥諸司錯立守臣以制置使掌留

鑰冠冕諸閩歲時慶勞賓餞講信修贊相望于
道報施視儀公出私入以故說者謂天下禮餽
之盛首蜀次金陵筆之私史誇以為異寶祐乙
卯裕齋先生金華馬公以戶部尚書來鎮至之
日首斥供帳器幣以賜戰士諸饋遺率遞易以
報纖毫弗入私帑又四年復以資政殿學士自
京湖再鎮規置視前有加一日歎曰互饋當禁
人謂吾矯柰何迺即治寺西偏闢屋數楹哀他
司所致籍入而吏掌之若緡錢若幣帛百物悉
輦以輸暨報也即取於是摭戴記禮尚往來之
語扁曰禮尚庫成謂門人眉山家之巽曰爾其
為我識之異自惟生晚筆弱何足以知公盛
德鉅美嘗恨世降道微廉恥不立蓋有流俗非
義之事而士大夫習熟見聞以為當然恬莫之
惟往往依託事理覆蓋其迹是心則非名正
實則悖區區之饋諉曰人情之常惡可以己弗
思我施彼報會不旋踵交手昇付如取諸寄其
與攫而懷括而囊者幾何無他一自欺之心為

之耳非公特立獨行一介不取孰能返之正而
示之法哉蓋公少從西山真公講道授大學忱
意毋自欺之旨平生事君治民修身範物皆得
諸此求上嘗大書忠實不欺之堂六字以賜見
謂稱情是庫之設蓋亦不欺之餘事也先是清
獻崔公文節楊公亦惡禮饋然規模未立美意
弗嗣禮尚有庫斷自公始事雖小於人心世教
有關遂拜手以書景定元年十月朔旦門生承
事郎特改差充沿江制置大
使司幹辦公事家之巽謹記

公使酒庫在天津橋側馬公光祖重建唐爍為記

改元四月丙子制置大使留守資政馬公復建
江閩爍以支郡掾贅制幙公閩府政事前二三
年修舉矣獨公使酒庫未暇及越六日辛巳迺
命爍曰酒百禮之行也公家日用已飭吏任責
汝其典司之越十日辛卯特枉牙纛親莅庫所
度地下窄視屋欹斜又命爍曰庫百物之藏也

因仍架陋如欺弊何汝其改作之繇是捐資以
闕地聚材以興工若外若內一撤而新大門公
廳皆北鄉聽之後則酒官便室也門之前則神
宇吏舍也周遭于其左則麩米之屋綿亘于其
色棧之庫也而又附以碓米之屋綿亘于其右
則列竈攤饋之場酷酒供筵棧之庫也而又加
以滌器浸米之所若井亭若糟池規剗具備惟
聯屬於後名酷庫者因舊而葺爾為屋凡七十
間限以窓戶甃以磚石飾以丹腹他如鐵冶鑊
之鑄染栢醱之造動用器具凡三百餘靡不堅
固精緻經始於四月壬辰考成於七月乙卯工
計傭二萬一千二百十楮計緡十萬二千六百
米計石五百二十十六匠以民賈雇而不抑差物
以市直收而不科擾方聽事之成也公再泚庫
所大書六必二字揭之楣間實取呂令命用六
物之義及工役之畢也又至庫廳而申命曰庫
新矣酒今其新乎有門戶以嚴出內有庫舍以
謹蓋藏有器物以足用度繼是則酒官之責也

夫酒一事且古人兼用六物必無差貸其精且
詳如此况有大於酒政者乎然則職斯庫惟斯
義其必毋懈怠毋苟簡毋不屑經意事事勤謹
物物精潔庶乎泉香酒列可以共祭祀可以奉
燕饗可以行賜頌斯無負公造庫命名之意云
歲中秋日門生從事郎太平州軍事判官兼沿
江制置大使司
僉廳唐爍謹記

醋庫三所一在舊米市一在安樂廬側一在鞞子巷

雜物庫在軍器庫側

鞍轡庫在節儀庫側

淮士典庫在大木頭街

封樁甲仗庫在大軍庫東

古石頭庫

吳都賦云戎車盈於石頭注云石頭今廢城中置府庫貯軍儲故曰盈於石頭

右隸建康府

制司庫在府治都錢庫內

都受給庫在軍器庫側

軍器庫在經武橋東寶祐五年馬公光祖修舊增新

申嚴約束

勘會軍器庫前此蠹弊百出漫不可考本司委官將在庫器甲衣裝等逐一分別好怯作三等排垛內天字號係創造新修地字號係堪中支遣人字號係畧損當修重新置籍各關防出納申嚴火禁創置防虞約束監攬之類刊鏤版榜釘掛庫廳務令經久可守今開劃下項一出納軍器前此俱有情弊謂如以堪好者關出而以損弊者交入又有交受之時必要需

索堆積庭下兼旬累月得錢即交不得錢則百般作難軍人貧寒何所從出本司今既一新規模必要痛哉此弊已勝曉示門外許被擾人指實陳告定追究犯人重作施行諸軍交納軍器若非元物即交是情弊其雖有損污去處而本元物者合即交受添修不許邀阻一前此軍器走失皆因提點官不曾躬親下庫出納及蕩無門禁之故合於庫前新創提點官廨宇一所既便於監臨又置門司一員貼門一人專一檢視出入庶幾可以革弊已勝曉示庫門其有輒盜支多者委制幕一員同共監視自餘委提點官一物一件者並從軍法一遇出戍回戍教閱收一防虞器具十碩缸三十隻提水桶五十隻扛水桶一十隻麻搭二十箇料杓二十箇鈎刀一十把大長梯四連大索二條鐵貓兒二箇大斧四具大鋸二連以上並排列庫廳一防虞官兵三十人係就教場防虞人內差撥專一在庫逐夜分鋪知更提鈴循邏外又差合千人一名充

部轄一每夜於發更前請提點官將本庫職掌
庫子防虞等人先次點名畢然後關下門鎖如
有不到之人即仰具申重作施行其本庫合干
人雖隸提點官卻不許使供私役本司亦不測
差人撞點一在庫一應合干等人在宿監官常
入門遇夜亦不許點照燈燭責在守宿監官常
切點檢如違一例坐罪一庫內烘焙弓弩並請
提點官早晚監視入爐開列火力四爐日支炭
秋兩季火力七分四十分一爐日支炭一斤
四兩炭擊六箇夏季火力十分四十分一爐
日支炭二斤炭擊八箇冬季火力五分四十分
每一支炭日支炭一斤炭擊四箇一弓弩庫眼
有火焙與他庫眼不同每夜須責庫子入庫守
宿照管所有鑰匙令作一匣盛貯責付當宿監
官取掌以防緩急次早仍納提點廳一庫子舊
例每名月支錢三貫文飯食係各人自造本司
既嚴火禁遂自四月初一日為始行下火隊照
作院工匠例每名四月初一日支鹽菜錢一百三十支米

回易庫在斗門橋西

二升做造飯食支散一各庫置庫口簿一扇將
已排點衣甲軍裝等逐一鈔上遇有收支每五
日一次結轉請提督官僉押一月一次轉上總
簿赴使廳呈押一增創暑往字號庫屋共六間
計用工物錢三萬三千三百五十二貫文一新
創提點官解宇一座朔造門樓廳堂屋宇共一
十七間并在下裝修床杓等及週迴墻圍木植
磚瓦計用工物錢一萬六百四十貫九百一十五文

抵當兩庫一在御街錦繡坊之南一在寬征坊

惠軍典庫在十三丈街

右隸沿江制置司

軍須庫係安撫司庫在軍資庫之側
防江靖安兩酒庫元隸安撫司

錢入軍須庫乾道八年將建康府酒庫並撥歸
 提領戶部酒庫所抱認本司兩庫酒息錢每月
 以乾道七年息錢數為額成年計五萬七千三
 百七十一貫五百九十五文分十二箇月取撥
 入本司軍須庫收附支遣續承提領所牒報趁
 辦不敷於本司息錢元額權減四分之二每月
 撥到三千八百八十九貫一百八十四文。本
 司元有抵當庫將錢本舉借應副猪羊牙戶從
 便打發猪羊客人收息解發續於乾道八年六
 月內建康府置庫用本並從本府猪羊打發務
 依舊拘收息錢每日分隸解納本司軍須庫交
 納每月共收三千一百餘貫文昨自前政吳大
 資任內於淳祐十年正月一日省廢所有上項
 課利錢本府卻以收到外三縣酒稅錢內照淳
 祐九年收趁錢數撥解本司成年共收八千三
 百一十三貫五百文十八界會分作四季撥入
 本司軍須庫收附支遣。本司親兵雪窖二所
 坐落城北門外遇冬月差撥官兵收藏冰雪至

夏月變賣收錢入軍須庫若兩審十分平滿除
 公用支遣外自餘約賣錢三千貫文十八界添
 貼支遣。本司近於寶祐六年十月內蒙前政
 趙觀文以本司財賦匱乏支遣不敷遂於沿江
 大制司常平酒坊內分隸奉橋新昌徐莊錢村
 四坊撥付本司每月共得息錢七百二十貫文
 十八界續於開慶元年五月內蒙安撫馬大資
 再撥新城吳村兩坊息錢二百二十四貫文十
 八界通前共六坊一月計錢九百四十四貫文
 十八界其錢制司徑自催理只將乾息錢撥入
 本司軍須庫支遣官屬月給
 此安撫司財計之大略也

右隸江東安撫司

大軍庫在總領所

都錢庫在大軍庫西廊

激犒庫在大軍庫東廊

椿備庫在都錢庫之側

抵當兩庫一在舊米市一在雞行街

公使庫在總領所西廳之西

見錢庫在飲虹橋下保寧坊之西

右隸淮西總領所

錢物庫在轉運司東與花園相對

雜物庫在太廳西廊

公使庫在雜物庫側

典庫在轉運司衙之東

右隸江東轉運司

鳳臺酒庫在天津橋之南

鎮淮酒庫在御街建業坊相對

嘉會酒庫在大木頭街

豐裕酒庫在南門外西街

龍灣酒庫在龍灣市

防江酒庫在北門外

東酒庫在上元縣之西

北酒庫在太平橋之南

右隸戶部提領酒庫所

務場

權貨務舊在總領衙西今改爲總所屬官廨宇

雜買務舊在總領衙東南今廢

市易務舊在新橋南今廢

平準務舊在御街東今廢

秤斗務舊在壽寧寺西今改爲屬官廨宇

都稅務在寬征坊薑河下

夏稅物帛場在府治設廳側

受給修造場在頒春亭側

雜賣場二所一在東南佳麗樓東隸制置司一在東南佳麗樓西隸總領所馬公光祖立

都船場在龍灣

柴場三所一在城隍廟側一在龍光門外一在朝宗坊之西

芟草場在東門外轉般倉側

竹木場在府社壇東

王沙稅務在靖安鎮

抽分場在靖安鎮

藥局

安撫司惠民局在府治西淳祐十一年十月馬公光

祖創撥藥本收藥材委官提督監視修製置四鋪發

藥應濟軍民收本錢不取息一在天津橋南一在鎮淮橋側一

在靖安鎮

總領所惠民局在正廳東廊置五鋪發賣一在本所衙門東南

一在太平橋南一在銀行街一在鳳臺坊口一在御街長樂坊左

都統司惠民局在都統衙內橋亭東置二鋪發賣一在

天津橋南一在太平橋南

雪窖

行宮雪窖在城東門外

安撫司雪窖在城北門外

防江軍雪窖在雞籠山之側

都統司雪窖在城北門外

獄犴

左司理院在府治大門裏之右通判西廳之後

右司理院在府治大門裏之右知錄廳之後

直司在府治都僉廳門裏

總廂在府門外西南

兵馬司在効一營內

土牢在馬軍營內

上元縣獄在縣治西偏

江寧縣獄在縣治西偏

營寨

侍衛馬軍凡六軍四軍屯城南一軍屯城東一軍屯
府治西北與都統司諸軍參錯如古南北軍之制乾
道七年移屯每軍有統制統領出三衙馬帥以領之
號行司

選鋒軍在城西門崇道橋

前軍在城南門外虎頭山

右軍在城南門外黃家塘北

中軍在城南門外黃家塘南

左軍在城南門外陰山之東

後軍在城東門外蔣山南

駐劄 御前諸軍凡六軍列於城之內外紹興十二年移屯每軍有統制統領官置都統制副都統制以領之

遊奕軍在北新街清化坊

前軍在桐樹灣以北

右軍在高陽樓及城東門外

中軍在保寧寺街

左軍在北門裏大街東

後軍在上元縣西景陽臺南

廂禁軍 營舊皆茅廬紹熙中章公森盡易爲瓦屋數千間號曰新營其隸尺籍者始不與居民雜比有

詔獎諭

見第三卷

禁軍

武雄第一指揮在廣濟新倉東

威果第十三指揮在行宮北證聖院西

威果第十四指揮在證聖院東

威果第十五指揮附威果第十四營

全捷第六指揮附威果第十四營

忠節第十一指揮附威果第十三營

威果第四十四指揮在轉運衙西

全捷第十一指揮在太平橋北

有馬雄略第十一指揮在清化市南下街西

橫江水軍三指揮一軍附威果四十四營一軍

附有馬雄略營一軍附全捷十一營

忠義指揮在總領衙後

廂軍

効勇第一指揮

効勇第二指揮

牢城第一指揮

牢城第二指揮

剩員指揮一營已上並坐落在城內西北隅

沿江制置司諸軍寨

遊擊軍寨五所寶祐四年馬大使光祖建

前軍在武定橋南

右軍在北門內

中軍在桃源洞

左軍在武定橋西北

後軍在桃源洞

寨記

寶祐柔兆執徐正歲之三日制置使尚書
馬公受命募兵賞明令修遠邇悅來越三
月得票姚之士三千三百人辟諸營以舍之薪
楚鹽酪凡榻釜甑不勾而有亦既協厥居矣公
猶以人不根着怛然未有嗛志廼周爰相攸得
故營地於武定橋之東而胥宇焉謂通川崔君
泰亨續密而莊謂新安汪君洵之明達以敏皆
機也使耦往泣其事實墉實屋百工皆作木章
竹个葦把釘枚當其直而取秋毫不以符移賦
諸下酒肉淋浪旬犒月飫士夫豫附竟役不施

一筆虹見而作四見而畢凡斥幣百四十萬緡
規地六百三十丈結屋三千二百楹而皆有畸
南北其檐巷以集于中道衙從其道門以達于
四達鞠旅有亭習射有圃祠兵有宮將軍偏裨
各以哀序授室井乎如田之洫屹乎如山之阿
江以南營壘將無與鴈行者嗟夫仁者之迹熄
固有佚四體於高明風雨其人而莫之隱者仁
隱之勇不能赴之則或闕于難勇赴之智不能
周之則或愆于素君子謂是役也居約而施溥
時詘而舉嬴工堅而事速建一營三物成矣九
月既望公載酒肴召僚佐相與落之或執簡請
記成事公曰吾惡夫詡者末之記也其亦使
曰公經營是以整庇子士非以爲詡也其亦使
士於此焉居則肄戎昭出則敵王愾入則効首
虜豈其即安而弛勞委公貺於草莽耶庸勸之
以斯文俾勿惰而非以爲詡也乃記門生朝奉
郎特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議官胡居仁撰門
生從政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議官胡居仁撰門

書門生通直郎添差沿江制置使
司主管機宜文字汪洵之篆蓋

遊擊軍新寨在馬帥衙之東開慶元年馬大使光
祖招填增刺新軍日多遂復建此寨以處之倍
直買民地拓基周廣五百二十畝有奇選委本
司主管機宜文字徐道隆幹辦公事林子善董
其事制帳總統王雄提舉官張勝佐之是年五
月經始明年三月告成宏曠高爽甲于諸營下
至床榻釜甑莫不畢備寨屋三千間制領將佐
衙共一十一座計一百三十二間點亭廟宇寨

門共四十一間甃井二十五所并造井亭一十
二間

防江軍寨在城北門外耆閣山下

効用軍寨三所一在府直街能仁寺後一在武定
橋南又小寨在羅帛市

破敵軍寨在大西門裏

精銳軍寨在都統衙後

親兵左右部在鹿苑寺側

策勝軍寨中軍在城裏東北角右軍在北門城內

制劾軍寨二所一在城南門外虎頭山一在城裏

杏花村

龍灣遊擊水軍寨在靖安鎮

靖安唐灣水軍寨在古龍灣茆草岡

義士軍在遊擊中左後三軍屯泊

雄武軍在北門遊擊軍屯泊景定二年分屯宜城

江東安撫司親兵寨

乾道五年史公正志建在府治東後廢淳熙初劉公琪復建為兩寨一在宮城東一在宮城北慶元

初張公杓重修

寨記

江東安撫使司置親兵千人本乾道五年

侍郎史公奏建康留鑰之地控制淮甸雖

宿重師而帥闔弗容弛備乞通選本路禁兵至

建康葺一更戍遂建寨北門外九年有旨發

還獨選建康兵足之淳熙二年樞密劉公復奏

即城中為二寨用便閱習雖千夫之聚其招與

輯皆先以聞國朝軍旅其重如此慶元乙卯

春寶文閣學士尚書廣漢張公自襄陽移鎮下

車布宣教令盜賊衰息蠲逋賑荒田里舒泰民

事既舉乃修軍政初劉公徙北門之營因舊綴

補歲久腐壞風雨之夜棟椽伊軋臥者皆懼夏

大雨屋十楹一日仆地尚書命九言督視撤舊

圖新統領崔彥使臣李榮率將校李保劉喜蔡

俊分掌役事使臣徐升率軍典王永吏魏輔掌

受給材植百物軍典李瓊尉辛管金穀吏羅演

七楹又建亭為主將號令點集之所夫軍旅非徒習為分合刺射而已將教之出相須入相遜同隊相親同營相和然後可以用也因其上昔晉侯觀師于有莘曰少長有禮可用也因名東亭曰觀禮西曰教忠俾士卒識所趨嚮亦以告馭軍者知訓齊本末之教云十月承直郎幹辦公事游九言記

淮西江東總領所總効軍寨四所

一在江寧縣北真聖廟南

一在興嚴寺北

一在馬司選鋒寨東

一在報恩觀東北

廬院

齊六疾館齊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立六疾館以收養窮民

梁孤獨園梁武帝普通二年於建康置孤獨園以養窮民

養濟院在宋興寺嘉定五年黃公度創今為居養院

省劄

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黃度奏臣伏見

陵閏十月詔以天氣寒凜貧民乞丐令建康府疾速踏逐舍屋於戶部支撥錢米依臨安府例支散候就緒日申取朝廷指揮收養竊惟不廢困窮列聖家法嘉祐熙寧次第增廣上自

京師外及州縣或給戶絕官田或出常平錢粟
 載在史官前後可攷而高宗皇帝於多事倥
 惚之日不暇給之時閔民之窮亦捐大農錢以
 贍之其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德者與祖宗同
 一也臣猥以非才濫司留鑰適當旱蝗饑饉
 之後流離餓莩充徧城邑幾不忍視賴朝廷
 德澤賜緡轉粟拯其難厄闔境生靈免填溝壑
 莫不銜戴上恩歌詠鼓舞唯是流移貧民養
 于僧廬者凡三千四百餘人去歲麥稔擇其稍
 壯者與之裹糧散遣歸業而孤寡老疾之人存
 者尙衆臣遵奉高宗貽孫之長謀推廣
 陛下發施之德政府城舊有養濟院前守臣錢
 良臣始為規撫未廣收養不多臣遂於城南
 朔兩養濟院為屋舍百間每院各度一僧掌之
 所養貧民以五百人為額春夏則稍汰去每歲
 用米一千五百斛其千斛取辦於常平五百斛
 從府倉耗米那撥費錢二千緡則取諸安撫司
 惠民藥局息錢出納稽核選僚吏以董之又得

廢寺曰宋興擇僧住持總督其事取民產之沒
 於官者為田五百九十畝山地等五百十有九
 畝以供億僧徒又捐干緡就寺置質庫計其所
 贏每三歲買祠牒度管幹有勞行者一人為僧
 嗣掌兩院事務凡窮民寒則為之衣病則留都
 藥歿則為之葬埋條畫區處靡為周悉則予之
 繁會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
 皆無作業每遇隆冬凜冽之時米價稍貴則號
 寒啼饑單露枯瘁所在成羣非都邑氣象自今
 以往皆得安居飽食不復宛轉于市井捐瘠于
 道塗懼其時改歲遷來者不繼則所撥錢米或
 遂中輟所置屋廬漸至頽毀是用不避屑瀆冒
 味以聞敢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建康府
 及江東安撫常平司常切遵守所給錢米每歲
 照數取撥毋得輒廢庶幾德澤深長與國同久
 干冒宸旒臣無任恐懼之至伏候勅旨
 貼黃常平米係每歲給養孤老米內分撥藥息
 錢係藥局收到即非解發官司等處錢柴蘆於

建康府公使庫歲計柴內支取並無侵公私去
 處伏乞 睿照三月六日奉 聖旨依右劄付
 建康府準此。○黃度跋云度守留都之二年歲
 比有秋瘡痍浸復思廣上施爰及今人共惟
 祖宗至仁同符三代在郡國實有養濟之政
 高宗駐蹕詔旨如丹廼斥幣餘營室廬而養食
 之董以緇流區畫纖悉拜疏上 聞蒙 恩報
 可 聖主視民如傷 光昭 祖武嗚呼休哉
 事適 權輿條理未密豐凶歲異所養不齊則緝
 熙 上恩敷錫無告異時牧守必同此心敬以
 德音載之於石嘉定五年歲在壬申七月既望
 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充江
 南東路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司公事兼 寶祐
 江淮制置使黃度謹題管轄僧智壽立石

五年馬公光祖增葺居養院備其器用優其衣
食廣其收養
 榜云照對居養院創置有年些小
 租入旱澇相繼雖有疲癯殘疾之

人無以為養廂分不與申收大失初意今接續
 支撥錢米下院給造衣食行下各廂根刷申解
 一項院內見養貧民冬寒添置布襖袴綿被薦
 蓆內襖袴添支新綿作純綿台做造襖袴給散
 一項諸廂孤貧老弱殘疾行丐之人自入冬以
 來行下各廂節次根刷到三百餘人並送院贍
 養仍接續
 根刷申解

安樂廬二所皆馬公光祖所立一在北門高陽樓側

寶祐四年所創也一在 御街西醋庫後開慶

元年所遷也創廬規式照對本府係軍民雜處

既無家可歸客店又不休着無醫無藥隕於非
 命極為可念當使昨守當塗日嘗遵參政真文
 忠公帥潭日規式創安樂廬收養病人凡行旅
 在途及傳遞過軍罪囚等應有疾病並許經提

督官自陳畫時收入差醫命藥全活甚眾本府
今倣上項規式於城北門裏創置到安樂廬一
所擇僧看守命醫診視錢糧成料給之倉庫湯
藥隨證取之官局床榻器具一齊備庖溷沐
浴各有其所高明整潔務使至者如歸今開其
規式如後一軍民在路遇疾往往客店戶惡其
擾人又慮傳染多是不肯安着本府已告示城
內外客店戶并軍巡地分遇有經過人病患仰
即時具狀經提督官隨地押送下差軍等應有
藥醫治一諸司及鄰郡傳送到過軍等應有不
測病患仰防押人同共看視申本府取判押下
治仍仰元押人同共看視申本府取判押下醫
囚不測病患亦仰推獄具申本府取判押下醫
治仍責本牢獄子同共看視申本府取判押下醫
即時差當月醫官診視脈息證候其合用藥餌
經提督廳點對批歷赴安撫司藥局支請責付
醫人并看守僧如法煎煮服餌一病人入廬合
用粥米已置歷成料關請每病人一名日支白

米一升柴炭錢三百按日支給若病重不食者
仰分明聞鑿其病愈能食之人請提督官契勘
量添半升勿令失飽傷飽反致成疾其專典等
人減剋作弊全在提督官覺察錢米料盡接續
申關病愈之人無力可歸者計其遠近量給錢
米津送廬一人病入廬應有隨身行李什物
仰專典即時對眾上簿收寄令病人押字候痊
可出廬日照數給還取領一病民有疾勢危篤
及病證奇異非見成圓散可以治療者仰醫人
審細處方別收買藥材修合其當月醫人不能
辦者提督官申來或喚上全行或請名醫同共
診視一病人在廬仰看守僧加意監督火頭煎
藥煮粥翻杯辭蛤本府不測差人點撞如不留
意並加責罰一病人或有癱癩瘡瘍惡疾臭穢
不堪親近之人卻不許入東西兩廂合移入別
房醫治一安樂廬在城北門內高陽樓街坐落
東南路自五龍真聖廟街入西北路自筮橋一
直取高陽樓街入一安樂廬屋共用過錢六萬

一千一百三十一貫一百九十五文米三十一
 石七斗二升五合。增立新廬安樂廬所以休
 養病于道路無所於歸者也始創於寶祐丙辰
 地在北門高陽樓側督以官守以僧診視以職
 醫湯藥取之公局錢米給之帑廩床榻器具無
 不畢備庖溷沐浴各有其所事目已見前志第
 僻處一隅非惟官府耳目不及而病者至廬亦
 已困殆開慶己未十二月遂改建于御路北
 醋庫後其屋視舊廬增三之二又創置器物一
 千餘件督守醫給之制皆如故若夫更革之顛
 末終成之歲月於記見之官廳三間僧行職醫
 煎煮房六間佛堂神祠二間廬房七十二間門
 樓一間廬司門子房二間廚屋浴室六間前後
 過廊并後門五間工物支費數目見于記其舊
 廬亦自兩存蓋欲各隨其便也。廬記景定元
 年春二月甲子建康府新作安樂廬成太守資
 政殿大學士制置大使馬公命元演記其事元
 演謝不能公色諭之曰廬之基子所訪廬之役

子所相將焉辭乃弗敢替命初寶祐丁巳秋元
 演以富陽尉滿來長干謁公于玉麟公寘之幙
 習聞閫府事求所曰廬在北門高陽樓側於丙
 馬尊所聞也安樂廬在北門高陽樓側於丙
 辰之冬見其規畫詳品式備守者備者與鄰而
 居者手額相告謂茲廬纔兩年行道疾之鄰人
 全活者不勝計繇是作而歎曰仁矣哉公之政
 歟公聞之曰未也城北去關市遠甚廬以休病
 而趨者顧以遠病之我將改諸尋易鎮荆未果
 明年夏四月公再領昇印元演復從公游一日
 謂元演曰子不記比廬改作之言乎以時攷之
 可矣子儀圖之會得廢寨址于城闌廣袤二十
 丈距郡治百步而近公曰宜哉廬以十二月丙
 寅庀役為屋凡百楹僧室醫房神棲佛宇煎飪
 之所園沐之地衾簣器用眠北廬加詳備焉公
 又書安樂坊三大字表之通達至是竣事靡金
 錢百二十萬米千斛有奇昇有郡以來廬之創
 自公始而周思曲慮弗便弗止可不謂仁乎蓋

自周官遺人之職廢所謂設廬宿候館以待羈
旅以恤羸阨者影響不存士一命以上媮與情
錮其心腐其力有民人而餓死於我土地者往
往而是尚能為四方疲癯殘疾者計邪惟我
朝真文忠公文忠始作安樂廬于壽沙志士仁人必
來取法公文忠門人也學其學而政其政固宜
雖然公將佐天子相天下熙寒濯痍甦醒彫
瘵使大寓之內無一民一物不安且樂者此公
全體大用之仁也廬豈得以顓斯名哉夏五中
澣門生文林郎特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
準備差遣馬元演記并書

慈幼庄在臯橋隸江東轉運司真文忠公德秀創置

馬公光祖增添月給
嘉定十年二月省劄江東
真運使申切見建康府自
去年饑歉之後民食日艱生子之家多是無力
養育因以遺弃道路或致轉死溝壑殊可矜憫

照得在法諸災傷遺棄小兒官司給錢雇人
乳養以賣戶絕田宅錢充而措置一事合隸常
平今江東提舉司與建康隔遠奉行難於徧及
申請待報必是稽違恐失朝廷幼幼之意德秀
今量度事宜將本司拘到諸州縣沒官田產措
置召人租佃立為一莊專以慈幼為名計其歲
入委官掌管月支錢米顧人乳養凡有遺棄小
兒即時責鄰保勘會見得遺棄分明再行委官
審實附籍給歷頭與收養之家每月支錢壹貫
文米陸斗至伍歲止其無人收養者所屬官司
召募有乳婦人寄養月給一聽從其便仍從官司
以爲己子或有人轉覓者聽從其便仍從官司
給據其抱養之初襁褓未備則以錢兩貫文給
之其病者聽自陳給與藥費死亡者支錢壹
貫文即時除籍或豐年遺棄稀少支用有餘則
儲蓄以備荒歲賑給今已差委官吏措置租佃
開立條約關防偽冒頗為詳密深恐日後官吏
或移爲他用有失今來翔立慈幼莊本意實爲

可惜今將本司見管沒官田產開具下項上元
 縣管下僧智彬田地計陸百玖拾陸畝叁角貳
 拾陸步王用賢朱伍四田地叁拾陸畝叁拾伍
 步半溧陽縣管下僧德勳田地貳百伍拾伍畝
 壹角貳拾柒步即學諭田地貳百伍拾畝貳拾
 步伏乞劄下本司照會容勒碑紀載永永遵守
 其於推廣朝廷幼幼之仁不為無補伏候指揮
 右劄付江東轉運司從所申事理施行準此○
 一在城及上元江寧兩縣管下應有遺棄小兒
 如有入欲收養者即仰赴廂官尉司陳詞行下
 勘會是實將所收小兒發赴提督官廳驗實給
 歷照例月支錢米其地里遠者許令每季一頓
 支請仍量給纏費一遺棄小兒每人月支錢伍
 百省米叁斗如願為己子者及轉覓者皆聽其
 便於提督官廳置簿壹扇就立小名以千字文
 為號每名給歷請至伍歲止如無人收養者仰
 所屬官司召募有乳婦人寄養支請錢米至柒
 歲止其支散日係提督官廳告報各人贖本司

歷同抱小兒赴廳審驗批歷支散一若有遺棄
 小兒所屬官司憚於往復申聞及鄰保隱蔽不
 肯以實告者當坐以罪一所養小兒如有病患
 仰經提督官廳自陳量給藥費如不幸死亡支
 埋殯錢壹貫文即時除籍一所支錢米係於本
 司慈幼莊歷內每料關錢五十貫米叁拾石候
 月終提督官具收支之數赴本司呈豁一提督
 官月支茶湯錢五貫文一慈幼莊手分月支紙
 扎錢二貫文一慈幼莊管莊人係蔣山保寧清
 涼天禧四寺每歲輪差僧一人行者二人專一
 管幹莊務收支并給散糧種每月共支米伍石
 香油錢十貫文一本莊屋宇及耕具遇有損壞
 聽申提督官廳備申差人審實支錢修葺一置
 簿一扇凡本莊有什物農具耕牛等並籍于簿
 以時稽考一置簿一扇在莊每旬收支錢米等
 赴本司呈押一置砧基簿二扇將本司撥到本
 莊田產並開具坐落鄉村土名四至畝步內一
 扇寄收本司錢物庫一扇本莊收管一本莊合

納夏秋二稅但于官物並下管屬縣分勒鄉攢
 紐具合納數目赴本司具呈發下一慈幼莊坐
 落係在上元縣長樂鄉地名阜橋於嘉定七年
 拘沒到僧智彬詭名置到莊地一十畝莊屋壹
 所共計八間各計伍架又四厦內有倉三眼板
 全前後板門玖扇板壁二扇內有房三眼木窓
 伍扇床貳張厨屋一間厦接連屋三間二厦
 及門樓壹溜板門全牛屋一厦所計三間各計小
 伍架又土瓦屋三間各計五架在安羅磨壹
 副并羅厨一副客屋三項瓦屋三間二厦內草
 屋半間各計五架并黑犛牛一頭見係丁亮居
 住瓦屋貳間半計五架并黃犛牛一頭并小牛
 兒壹頭黃犛牛一頭見係陳念乙居住瓦屋貳
 間計伍架并黃犛牛一頭壹頭見係王千乙居
 犛牛壹頭黃犛牛一頭黃王二看養一本莊田
 黃狗兒壹隻見係黃王二看養一本莊田立
 爲上中下三等收租田上等每畝夏收小麥五
 斗四升軍斗秋納米七斗二升軍斗地小麥五

納小麥伍斗肆升軍斗秋納豆五斗四升軍斗
 田中等每畝夏納小麥三斗七合軍斗秋納米
 伍斗四升軍斗地中等每畝夏納小麥貳斗柒
 升軍斗秋納豆貳斗柒升軍斗田下等每畝夏
 納小麥貳斗參升肆合軍斗秋納米貳斗柒升
 軍斗地中等每畝夏納小麥貳斗陸升陸合軍
 斗秋納豆貳斗壹升陸合軍斗己上各係租戶
 自出耕具種糧淨納租數立爲定額每年責令
 管莊僧行照夏秋兩料拘催送納如有頑戶拖
 欠仰申提督官廳立限催促或遇災傷本莊具
 申本司委官
 覈實檢放

實濟院 隸轉運司寶祐六年二月創
 新除戶部侍郎

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
 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兼江南東路計度轉
 運副使余晦狀照對本司恭準省劄給降
 黃勝備奉御筆俾監司守臣軫念軍民勅置

養濟慈幼藥局等事晦誤將漕指務廣
聖恩遠在部內既因牒訴以達民情近在目前
可無惠利以蘇民瘼竊念建康為今陪都生
齒繁阜前參知政事臣真德秀將漕日曾置慈
幼壹局凡嬰孩之遺棄于道有能收養者月給
錢米至七歲乃止踰四十年相仍不廢然鰥寡
廢疾之無所養者未暇慮及正圖所以為賑贍
之策明命一放敢不祇奉德意遂於本府
右北廂欽化橋下踏逐到總所舊北酒庫後閑
地壹段鼎新建造門廊房室通陸拾餘間牕牖
庖湑床榻衾帳色色具備採取黃榜中語名
曰實濟院收養無告之民以壹百名為額每名
月支米陸斗鹽菜錢一十五貫文柴錢五貫文
按旬給散且委通直郎本司主管文宇洪樵專
提其綱受給抱關皆分兵吏職之壹歲通計米
柒百五拾碩錢貳萬伍千貫文拾柒界竊照本
司自端平年間置賑惠解庫壹所以壹拾萬貫
文拾柒界為本椿收利錢以備預糴濟民因楮

價折閱本錢失陷獲息無幾自晦到任借撥官
錢肆拾萬貫文量收解息數月之間得利倍之
若滿壹歲綽有餘用晦今將久例當得之錢撥
填元借窠名行下賑惠庫正作伍拾萬貫文附
簿永充典本截自晦離任日尚有利息錢貳萬玖
千餘貫儘可了今年實濟院月支之費本司蕪
湖縣寄納倉歲有耗剩米禱助經常今於本任
內將收到米令椿壹千碩留供本院歲給自此
每歲椿撥為例且於漕計初無虧損見今伐石
登載規式以示傳遠儻繼者更能推廣
上恩緝續善意使天民之窮免至天關與德
秀之慈幼局經久並行其於九重懷保惠鮮
之政不為無助除已具錄奏聞外欲望
朝廷更賜敷奏割下本司照應施行貳月貳
拾叁日奉御寶批知外右割付江東轉運司
從所申事理將上項庫本錢令項具入交承帳
內其收到息錢專充養濟院支散不許妄行移
用具遵稟申尚書省準此○院記聖天子新

美百度純亦不已迺寶祐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肆放御筆風厲臺郡修明舉幼贍窮藥疾建院設局之實政憂民恤下堯舜之用心也五制書馳傳下于江東爰飭漕臣總覈一道九郡孚泆羣聽職也建鄴維今陪都生齒蕃夥先是參預文忠真公深惟治所思有以廣上德意不使嬰孩棄而不舉為支泉粟以鞠撫之滿七歲乃止人樂收養免於夭闕于茲四十載四明余公晦來將使指喟然曰幼而生生有攸賴矣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者而未有常餼非缺歟將營圖之會奉明詔迺度地欽化橋下明年春正月辛酉工徒並作而屋廬之房室有列翼以門廡凡六十間而贏撫黃勝語號曰實濟院額以百人人予之米有常予之薪若蔬準以泉有常典之以官若吏有常歲會之粟以斛計七百有五十泉以楮計二萬有五千取粟於蕪湖之庾餘而正其名取泉於賑惠之藏息而益其本可以均而無浮可以久而無匱今而

居斯宇廩斯養晝處而夜息支贏而起疲咸得其所以迓續天地生生之大德所謂無告者不待告而知免矣矧司存劑藥剗偽售真始至既一新之朝家遴布福星任之漕橐於此可以觀矣或曰一人惠育元元必先其大者此特其細竊謂不然揆諸周官以慈幼養老振窮恤孤寬疾之政佐天子保安萬民大司徒職焉而可細視之歟上指仁厚儷美有周將順惟其人廬山南馮去非記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重修養濟院院創於嘉定其來

已久事關賙卹當加之意景定五年二月十三

日興工重新整葺總費壹萬壹千貳百余緡米

捌拾貳石叁斗有奇

及幼局 咸淳元年正月馬公光祖鈞判參政真公創
 慈幼局當使將漕時嘗增月給而本府前此乃欠舉
 行街市間有遺棄小兒合立規模收養仍委官提督
 今具條式如後

一本府城內外諸廂貧民遺棄小兒或願收養
 者具四鄰保明狀申提督官廳差人審實出
 給歷頭照寶祐五年大使已行例先支抱
 養錢十八界四貫米五斗月支十八界二貫
 米三斗至七歲住支
 遺棄之時恐未便有人收養遂先雇乳媪四
 名每名月支十八界六貫米五斗
 一 嬰孩寄養在乳媪家萬一無人收抱亦合區
 處今自一歲後照抱養人例月支十八界兩
 貫米三斗就令媪家權行撫育如有願就乳

一 嬾之家接續抱養者聽月給照支
 每月一申民間抱養數併寄養乳嬾家數申
 提督官廳支請錢米仍仰各攜抱當官點名
 以防偽冒其有病者仰不移時經提督廳
 給藥或有事故即時具申銷籍所有本府錢
 米作四季成料撥付所委官廳收管月申總
 數銷豁錢一料以十八界五百貫米以百石
 酒三百瓶為準
 一行下諸廂及兩縣尉司嚴督地分巡邏諸處
 如有拋棄小兒仰即時申解提督廳每收一
 人與支搞酒一瓶如鹵莽失收覺察到官廂
 官閣俸地分等人等第究斷仍關緝捕房專
 一 覺察
 收到小兒恐無衣着本府逐時支撥絹布并
 支無用衣服發下改造責令嬾子付小兒裝
 着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三

